

※書目文獻※

鄒祇謨詞評彙錄(之二)

林玫儀*

- ◇詞致勻雅。(徐標〈臨江仙・壽王喬峰〉〔桂子月中開遍了〕，卷 11 頁 1)
- ◇「江波」二句，詞中壯語。(熊文舉〈臨江仙・和晁無咎韻〉〔卻憶章門三月暮〕，卷 11 頁 1)
- ◇每讀《江籬檻》詞，令人息鬪字之想。(陳子龍〈臨江仙・小春〉〔西風料峭黃花暮〕，卷 11 頁 2)
- ◇當令杜陵內史，以慧心寫之。(吳剛思〈臨江仙・春慵〉〔花露滴香吹夢散〕，卷 11 頁 2)
- ◇詠水，鄭谷詩：「落花相逐向何處，幽鷺獨來無限時。」韓喜詩：「瀟湘月浸千年色，夢澤燈含萬古愁。」舍人融作「春潮」，所謂「爲君更作斷腸流」也。(李雯〈臨江仙・詠春潮〉〔一曲畫橋春水急〕，卷 11 頁 2)
- ◇藥泉茶靄，翠巘紅巒，幽景中自有艷致。(錢棻〈臨江仙・用蠶字韻和墨仙菴居〉〔桐院深深秋影滿〕，卷 11 頁 3)
- ◇唵囀道人「這回裙帶，不認那迴腰」，宗丞以一語盡之。(宋徵輿〈臨江仙・秋懷〉〔春暮幾時秋又暮〕，卷 11 頁 3)
- ◇西風過處無聲，善寫寒況。(宋徵輿〈臨江仙・小春〉〔紅葉落時秋盡也〕，卷 11 頁 3)
- ◇自然真味，是生香真色註解。(曹爾湛〈臨江仙・有贈〉〔可怪儂家香不散〕，卷 11 頁 3)
- ◇僕在嚴陵寶華洲有詩云：「春漲滿方塘，金堤濕遊屐，菜圃蛺蝶飛，麥田蝌蚪作。」以擬學士，正恐小巫氣盡。(曹爾湛〈臨江仙・初夏清溪閒泛〉〔十畝之間新霽

* 林玫儀，本所研究員。

- 色]，卷 11 頁 4)
- ◇風神俊邁。(曹爾堪〈臨江仙・湖上遇游客漫賦〉〔問是誰家游冶子〕，卷 11 頁 4)
- ◇「正是客心愁絕處，誰家紅袖倚高樓」，此詞逼真樊川風致。(王宗蔚〈臨江仙・有所思〉〔畫閣輕煙催綵燕〕，卷 11 頁 5)
- ◇宋子京「紅杏枝頭春意鬧」，一「鬧」字，何等費力，此卻不用險字，自然雅雋。(陳謀道〈臨江仙・春景〉〔春到江南芳草綠〕，卷 11 頁 5)
- ◇以比弇州「柔綠篙添梅子雨，淡黃衫耐藕絲風」，正復不減。(孫以錚〈臨江仙・坐雨〉〔遙岫饑雲愁未散〕，卷 11 頁 5)
- ◇龍眉，廣陵詩人，其詞清婉，彷彿竹屋、蘆川。(華袞〈臨江仙・夏景〉〔十里芰荷香暗送〕，卷 11 頁 6)
- ◇春水接秋波，天然巧語。(吳守榮〈臨江仙・調粉餌飼金魚〉〔搖漾半潭花影重〕，卷 11 頁 6)
- ◇文端以大手筆作小詞，蕭渾自然，如葉右丞諸作。(吳宗達〈蝶戀花・七夕〉〔高柳鳴蟬聲暫歇〕，卷 11 頁 6)
- ◇與升菴詠柳作伯仲。(俞彥〈蝶戀花・柳絮〉〔芳樹年年春色換〕，卷 11 頁 6)
- ◇文友詞云：「不愁怎得光陰過。」同是無聊險語。(吳鼎芳〈蝶戀花・愁來〉〔綵鳳啣書迷雨暮〕，卷 11 頁 7)
- ◇如百鍊水晶針，將連理線貫同心花，總無凡縷可入。(龔鼎孳〈蝶戀花・送春用趙栗夫韻〉〔簾外遊絲飛去了〕，卷 11 頁 7)
- ◇末句是情語，不嫌其盡。(龔鼎孳〈蝶戀花・湖上春雨用吳修蟾倦繡韻〉〔宛轉朱欄煙共倚〕，卷 11 頁 8)
- ◇後段慧心如見，比舊作「詩酒琴棋歌舞地」，獨饒賞鑒。(王彥泓〈蝶戀花・閨情〉〔睡思慳慳鶯喚起〕，卷 11 頁 8)
- ◇孝廉與配繡君唱和妍雅，宜其曲悉閨趣如此。(馬振飛〈蝶戀花・鬪草〉〔拾翠尋芳穿野道〕，卷 11 頁 8)
- ◇「白日耽幽夢」，是刻骨情語。(陳子龍〈蝶戀花・春閨〉〔紫燕香泥歸畫棟〕，卷 11 頁 8)
- ◇能得詠物神處，又在平淡巧麗之外。(陳子龍〈蝶戀花・落葉和舒章〉〔金井雕欄蛩語歇〕，卷 11 頁 9)
- ◇比「遍將宜稱問傍人」更饒身分。(韓純玉〈蝶戀花・春閨〉〔繡幙低垂深院靜〕，卷

- 11 頁 10)
- ◇灼灼以紅綃寄淚，又分卻羅衫矣。(單恂〈蝶戀花・春思〉〔暖入西園紅紫閃〕，卷 11 頁 10)
- ◇衣不如新，又翻一解。(宋徵輿〈蝶戀花・秋閨〉〔寶枕輕風秋夢薄〕，卷 11 頁 11)
- ◇「帶月兼霜」二語，如聞撼撼之聲，在樹間欲出。(宋徵輿〈蝶戀花・落葉〉〔昨夜江南無數樹〕，卷 11 頁 11)
- ◇一動字，覺遊絲、春鶯俱活。(宋徵輿〈蝶戀花・春閨〉〔楊柳梢頭金粉重〕，卷 11 頁 11)
- ◇「秋入傷心」四字，冥搜悲語。(王庭〈蝶戀花・秋夜〉〔夢斷驚寒眠不穩〕，卷 11 頁 11)
- ◇雅澹清新，自有靜觀之妙。(王庭〈蝶戀花・恒陽署中齋次〉〔別館人閒愁眺聽〕，卷 11 頁 12)
- ◇似蘇子由夢游仙時。(陳舒〈蝶戀花・尋夢〉〔試夾羅衣寒尚悄〕，卷 11 頁 12)
- ◇齊衾兩設，楚簟雙離，似《轉情集・半寡賦》中語。(賀裳〈蝶戀花・薄倖〉〔聽罷吳歎人薄醉〕，卷 11 頁 12)
- ◇似爲「海棠無香」翻一解。(周季琬〈蝶戀花・春閨〉〔樓外絲絲煙似織〕，卷 11 頁 13)
- ◇寫微雨，殊有空濛杳靄之致。(龔百藥〈蝶戀花・微雨〉〔細軟荷絲搖素練〕，卷 11 頁 14)
- ◇填友暮年蕭瑟，以縱博死，善作金丸玉枕之曲，讀其年一傳，眞欲爲之流涕。(許肇旌〈蝶戀花・春閨〉〔雨錢雲郵春去矣〕，卷 11 頁 14)
- ◇夢回時、酒醒後、思量著，是何如境界。(計南陽〈蝶戀花・遣春〉〔扇底桃花傳一縷〕，卷 11 頁 14)
- ◇數斗霞膏，自是天外奇質。(計南陽〈蝶戀花・除夕〉〔畫閣初回燈路早〕，卷 11 頁 14)
- ◇後折逗入閨情，唐人風致。(計南陽〈蝶戀花・雁〉〔作客傷心君太早〕，卷 11 頁 15)
- ◇詠物至此，直與大樽齊名。(計南陽〈蝶戀花・鏡〉〔金鞍一別垂楊候〕，卷 11 頁 15)
- ◇筆筆宕折。(魏允枏〈蝶戀花・送別〉〔萬里陽關人獨去〕，卷 11 頁 15)
- ◇梁公狄簡半千云：「佳畫須密于無天，曠若無地，賴此以過殘夏。」讀此詞，亦覺涼風拂拂，生几席間也。(龔賢〈蝶戀花・初夏贈友〉〔辜負看花開醉眼〕，卷 11 頁 15)
- ◇艾菴，宋子京也，此亦半臂忍寒人語。(黃永〈蝶戀花・良夜〉〔庭院西風良夜靜〕，卷 11 頁 16)

- ◇汪荅文《說鈴》云王阮亭有桐花詩，長安稱為「王桐花」，豈即謂此詞耶①！
- 「鄭鸛鳴」不得崑美於前矣。／僕最愛王仲英「學繡青衣艱刺鳳，自把金鍼，代補翎毛空」之句，天然神俊，不數易安，及讀阮亭「郎似桐花」二語，不覺叫絕。昔卓珂月以太白、後主、易安為三李名齋，今即以仲英、阮亭為二王，自堪並垂天壤。／余有驛提道人畫扇，乃仲英所作，阮亭自號亦同，因舉以貽之，附記于此。（王士禛〈蝶戀花・和漱玉詞〉〔涼夜沈沈花漏凍〕，卷11 頁17）
- ◇柔柔一縷，無微不入。（王士禛〈蝶戀花・和少游〉〔啼碎春光鶯燕語〕，卷11 頁17）
- ◇故是宋調。（曹爾垣〈蝶戀花・閨思〉〔午睡人扶鬆兩鬢〕，卷11 頁18）
- ◇以擬南唐，真有色飛魂絕之妙。（沈謙〈蝶戀花・幽會用李後主韻〉〔半夜瑤階悄〕，卷11 頁18）
- ◇夢紅浴碧，雅蒨可餐。（朱謙〈蝶戀花・春暮〉〔紫陌風光看又度〕，卷11 頁18）
- ◇比章、蘇諸詠楊花詞，繁簡各有勝地。（支毓祺〈蝶戀花・楊花〉〔陌上晴光縈別轡〕，卷11 頁19）
- ◇蕙心紈質，自然馨逸。（宮弘宗〈蝶戀花・茉莉〉〔良嶽當年行樂處〕，卷11 頁19）
- ◇中有麋道人，不減林君復放鶴時也。（孫紹祖〈後庭宴・同五弟過佘山〉〔手撥閒雲〕，卷11 頁20）
- ◇「最是五更留不得，向人枕畔著衣裳」，是此去去住住。（賀裳〈鉞頭鳳・效放翁體〉〔人初暝〕，卷11 頁20）
- ◇三個「諾」字中許多懶散，三個「錯」字中許多急遽，一緩一急，畫得儼然。（卓人月〈鉞頭鳳・錯認〉〔濃于霧〕，卷11 頁20）
- ◇流利便易，誦不留口。（沈同治〈唐多令・得家信〉〔一幅細絨愁〕，卷11 頁21）
- ◇「雨下飛花花上淚」，比葛震父「橋上飛花橋下水」，更自傷情，落花諸詠，紛紛掃盡。（陳子龍〈唐多令・寒食〉〔碧草帶芳林〕，卷11 頁21）
- ◇驟觀似無佳處，細思自不可及。（宋徵輿〈唐多令・寒食〉〔柳陌半晴陰〕，卷11 頁21）
- ◇如晉賢草體，虛澹蕭散，此為至妙。（顧澹生〈唐多令・三月十日道中處處桃花屋角棠

① 汪琬云：「有崔孝廉者，嘗得句云：『黃葉聲多酒不辭』，王十一賞之，目為『崔黃葉』。余笑曰，十一作詩餘，長安士大夫稱『王桐花』，固不可無『崔黃葉』作配。按：『王桐花』之名始於劉公勇，此調乃〈蝶戀花〉和李易安韻者。」見《說鈴》（臺北：新興書局，1989年），《筆記小說大觀》四編，第9冊，頁5。

- 梨尤孤韻可喜適扇頭有蘄州袁九詞因和之〔春樹正逢春〕，卷 11 頁 22)
- ◇風前句，所謂俗語雅用，鍊字之妙如此。(陳維崧〈唐多令·春愁〉〔蟬鬢隔花陰〕，卷 11 頁 22)
- ◇寫秋景說似春遊，便覺淡冶在目。(黃京〈唐多令·秋泛〉〔乘興泛扁舟〕，卷 11 頁 22)
- ◇如無意詠物，細思之，一字更易不得。(陳子龍〈蘇幕遮·詠枕〉〔晚粧新〕，卷 11 頁 23)
- ◇妍艷之餘，悄愴幽邃。(計南陽〈蘇幕遮·春曉〉〔翠桐高〕，卷 11 頁 23)
- ◇「蘇大」、「蘇小」天生對偶，自是詞中佳料。(毛羽宸〈繫裙腰·秋晤〉〔嫣然一見各相憐〕，卷 11 頁 23)
- ◇末二語與「畫眉深淺入時無」各有至處。(陳子龍〈錦帳春·畫眉〉〔黛角新調〕，卷 12 頁 1)
- ◇「餘青未了」是阿麼憑欄望絳仙時。(宋徵輿〈錦帳春·畫眉〉〔綠鬢雲新〕，卷 12 頁 1)
- ◇善偷陳、宋語意，是盜狐白裘手。(陳維崧〈錦帳春·畫眉〉〔楊柳低稍〕，卷 12 頁 1)
- ◇傷春悲秋，天然妙語。(陳子龍〈一剪梅·詠燕〉〔剪側輕風翠尾流〕，卷 12 頁 1)
- ◇淡處能耐人思，是舍人獨得處。(李雯〈一剪梅·別意〉〔紅蓼秋深白鷺飛〕，卷 12 頁 1)
- ◇「酒前詩後」如何分別，覺更倒置不得。(單恂〈一剪梅·秋思〉〔白藕花殘葉半黃〕，卷 12 頁 2)
- ◇「霜滿」二語，意似青楓白露時作也。(宋徵輿〈一剪梅·別意〉〔天暮江雲一帶寒〕，卷 12 頁 2)
- ◇末二句同劉後村解宜春郡詞^②，移以詠燕，更生神雋。(宋徵輿〈一剪梅·詠燕〉〔雙影翩翩畫閣中〕，卷 12 頁 2)
- ◇殊有晉人風味。(吳惟修〈一剪梅·戲贈俞生〉〔伊人宛在水中央〕，卷 12 頁 3)
- ◇水火句偶然得巧，不容強覓對仗。(黃承聖〈一剪梅·將適山陰宿西興〉〔羅剎江邊認客舟〕，卷 12 頁 3)

^② 劉克莊〈一剪梅·袁州解印〉(陌上行人怪府公)上結即作「來是春風，去是秋風」，見《全宋詞》，第4冊，頁2639。

- ◇想殷仲文嘆枯樹時，寄興不淺。（夏復〈一剪梅・詠柳〉〔無限傷心夕照中〕，卷12 頁3）
- ◇如仇實父寫生，殊有髮翠毫金、絲丹縷素之妙。（曹爾湛〈一剪梅・理繡〉〔褰開五色上衣裳〕，卷12 頁3）
- ◇以當顧菴，應有火攻之目。（曹爾埏〈一剪梅・旅夜〉〔城上啼鴉因曉風〕，卷12 頁3）
- ◇前段寫秋思，最是淡迤緬邈。（王士禛〈一剪梅・和漱玉詞〉〔雁語金塘水漸秋〕，卷12 頁4）
- ◇天巧極，人工錯。（董以寧〈一剪梅・如詞〉〔慣得相攜花下游〕，卷12 頁5）
- ◇諸葉昆從能詩，復有孝標諸妹競譽天人，三詩六筆，幾令古人讓席。（葉世倌〈遐方怨・閨情〉〔粧未了〕，卷12 頁5）
- ◇縱任自在，但覺妍冶少匹。（陳子龍〈漁家傲・春暮〉〔九十韶華如夢短〕，卷12 頁5）
- ◇詠物者稱香雪、艷雪，此則詠雪，自有香艷。（李雯〈漁家傲・詠雪〉〔半啓朱扉寒粉面〕，卷12 頁6）
- ◇風景宛然。（孟稱舜〈漁家傲・塞上〉〔數點紅旗斜照水〕，卷12 頁6）
- ◇選料佳雋。（董斯張〈漁家傲・雪夕〉〔修竹青青渾若換〕，卷12 頁6）
- ◇頗似槩道人山居諸詠，而風味新俊過之。（曹爾湛〈漁家傲・秋日過村家小集予舊鄰也〉〔紅蓼灘邊頻弄槳〕，卷12 頁7）
- ◇顧菴善作景語，禽蟲飛蛺，偶入詞中，便如徐熙、邊鸞寫生點染，茅一相云：「畫花竹禽魚者，古不如近」，於詞亦然。（曹爾湛〈漁家傲・八月〉〔八月秋晴剛過半〕，卷12 頁7）
- ◇太白賦〈蜀道難〉，同一感慨。（尤侗〈漁家傲・漁父〉〔天下滔滔皆是也〕，卷12 頁7）
- ◇末語淡中有麗致。（吳啓思〈漁家傲・江上阻風〉〔雲澹江空寒日暮〕，卷12 頁7）
- ◇同一漁父，善百寫得閒達，文友寫得矜淺，畢竟煙波釣徒而外，漁家亦不免利習，謝無逸「雨條穿鯉，霜刀落鱸」，昔人謂其冷中有熱，殊不寂寞，試與此詞參之。（董以寧〈漁家傲・黃鶴樓邊漁艇〉〔孤篷漁艇煙中駕〕，卷12 頁8）
- ◇末語擅場。（韓范〈漁家傲・新愁〉〔花落不堪芳草路〕，卷12 頁8）
- ◇攀辛提陸，用以和李，甚奇。（王士禛〈漁家傲・本意和漱玉詞〉〔南湖西塞花如霧〕，卷12 頁9）
- ◇前輩風流，故自任達。（李元鼎〈定風波・和書屏〉〔把酒花前樂事多〕，卷12 頁9）

- ◇標新領異，勝《廣銷夏》一書。（尤侗〈定風波・納涼〉〔不著衣衫不掃粧〕，卷12頁9）
- ◇其年少作好用僻事，而風致瑰艷，絕無馬頭安角之病。（陳維崧〈定風波・杏花街紀事〉〔歌謠吹彈百不憂〕，卷12頁9）
- ◇紫曲迷香，綠窗夢月，無此雅秀。（李雯〈蘇幕遮・春曉〉〔花影深〕，卷12頁10）
- ◇「夢到君邊常草草」，以之詠枕，直是神到。（李雯〈蘇幕遮・詠枕〉〔翠屏高〕，卷12頁10）
- ◇未三語即宋人「枕頭兒、放處都不是」之意，但雅致自耐思味。（宋徵輿〈蘇幕遮・詠枕〉〔遠山邊〕，卷12頁10）
- ◇披香殿中，採香徑畔，當以此補香嚴三昧。（曹爾湛〈蘇幕遮・詠香〉〔麝芳臍〕，卷12頁11）
- ◇詠物不如李、宋之無迹。其精妥處，直欲雁行姜、史。（凌斗垣〈蘇幕遮・詠煙〉〔鎖青山〕，卷12頁11）
- ◇純是一派夢境，「曲終人不見，江上數峰青」彷彿似之。（徐喈〈蘇幕遮・夢懷〉〔晚花天〕，卷12頁11）
- ◇「雞聲茅店月，人跡板橋霜」，曉景淒清在目。（魏允枚〈蘇幕遮・同香巖曉發平原〉〔隴頭雲〕，卷12頁11）
- ◇常讀《神仙傳》，有云：「大海中水，半是吾宿世父母妻子別泣之淚。」以為譎誕，讀此遂確似情理所自。（鄧漢儀〈蘇幕遮・桃葉渡用舊韻〉〔小姑居〕，卷12頁12）
- ◇從香說到拜月，詠物真著落處。（董以寧〈蘇幕遮・索香〉〔蕪龍涎〕，卷12頁13）
- ◇明歲再來，何似今朝莫去，不若此語有情。（袁埴〈蘇幕遮・送春〉〔病侵儂〕，卷12頁13）
- ◇九臯爲陶雲難弟，年未及終童，而才情綺逸，偶作小詞，亦不減晏小山酒灑羅扇也。（楊大鶴〈蘇幕遮・記艷〉〔惜花紅〕，卷12頁13）
- ◇幽態盈懷。（錢鐸〈蘇幕遮・寒食〉〔杏花天〕，卷12頁13）
- ◇秀貼。（徐允貞〈破陣子・遠眺〉〔萬里孤峰匝地〕，卷12頁14）
- ◇文彩鮮明自然，有舒蹙之勢。（袁李渭〈落燈風・夜景〉〔漏滴銅龍心乍省〕，卷12頁15）
- ◇「粧罷低聲問夫婿，畫眉深淺入時無」，勻染入詞，便如絳仙螺黛，獨見秀色。（毛楠〈鳳卿盃・美人畫眉〉〔獨倚粧樓頻頻看〕，卷12頁15）

- ◇祭酒又有詞云：「燈前纔一笑，偷解砑羅裙。」風情不減，知司馬君實詞，亦非假托。（吳偉業〈醉春風・春思〉〔門外青驄騎〕，卷12 頁16）
- ◇入馬浩瀾《花影集》中，故應無辨。（朱謨〈醉春風・春睡〉〔院落梨雲冷〕，卷12 頁16）
- ◇「明歲今朝，今年明日」，不覺尖巧，但見春風宕漾，將斷將續之間，寫得黯然欲絕。（王士禛〈醉春風・吳陵送春〉〔一霎瀟瀟雨〕，卷12 頁16）
- ◇絕妙催粧詞。（徐士俊〈解佩令・李天根花燭〉〔青禽畫舸〕，卷12 頁16）
- ◇和劉靜修作形神俱似。（曹爾湛〈風中柳・用劉靜修韻寄友〉〔欲問高人〕，卷12 頁17）
- ◇語意多與書舟同，末句更饒沉切。（支如玉〈酷相思・即懷用程書舟韻〉〔新柳月痕初欲墜〕，卷12 頁17）
- ◇梅花、梨花、榆錢、荷錢，即物感時，情景融合。（毛蕃〈酷相思・春閨〉〔一院東風纔報曉〕，卷12 頁17）
- ◇「甚風吹到」數語，比山谷「口不能言，心下快活自省」，又叫絕無數也。（龔鼎孳〈品令・客有以新茗見餉者用山谷詠茶原韻〉〔小啜過龍餅〕，卷12 頁18）
- ◇殊覺此柳可愛。（錢化洪〈淡黃柳・挽垂楊作同心結〉〔堤邊池上〕，卷12 頁18）
- ◇神艷處都無常語。（龔鼎孳〈風中柳・復聞渡江泊京口用孫夫人閨情韻〉〔天半峰青〕，卷12 頁19）
- ◇抑揚纖楚，備極悽怨，是竹西擅勝處。（李長苞〈風中柳・閨情〉〔瘦盡蠻腰〕，卷12 頁19）
- ◇作艷詞至金粟，情景兼至，字字清麗，一語之工，能生百媚，不僅作六朝金粉也。（彭孫通〈風中柳・立春日平原道上作〉〔芳甸青旗〕，卷12 頁20）
- ◇換頭以下，逼真宋詞神品。（彭孫通〈風中柳・離別〉〔槐樹陰濃〕，卷12 頁20）
- ◇即景遣詞，自然風致，可與屠四明、王山陰諸竹枝並詠。（湯原清〈風中柳・迎春偶作〉〔玉琯辛盤〕，卷12 頁20）
- ◇怨楊花，又怨啼鶯，所謂「感時花濺淚，恨別鳥驚心」，必謂花鳥怡情，吾不信也。（凌如升〈風中柳・愁〉〔無限春愁〕，卷12 頁21）
- ◇震父「三幾多」，與次仲之「三些」，龍洲之「三似」，子野之「三中」，義仍之「三許多」，幾無分別。（葛一龍〈行香子・送別〉〔奈此花晨〕，卷12 頁21）
- ◇侍郎此調數首，蕭閒真適，率如宋謙父、劉子寰諸賢，自是南宋別調。（梁雲樵〈行香子・避暑即事〉〔小徑通幽〕，卷12 頁21）

- ◇詠物至此，無剩思，亦無泛句。／仲昭，澄江名士，年至期頤，數以《梧塍詞》相寄，重簡此作，不勝張子野東吳老人之感也。（徐遵湯〈行香子·詠薰籠〉〔篆鼻煙勻〕，卷12頁22）
- ◇李習之山居，目松磊落昂藏，似孔北海；檜深審紆盤，似管幼安；杉豐腴秀澤，似謝安石；栢奇峻堅瘦，似李元禮。讀此詞，覺五柳七松，備有其勝。（錢士賁〈行香子·溪上即事〉〔桃浪溶溶〕，卷12頁22）
- ◇少陵「春花工迸淚，秋月解傷神」，司空痛切言之，抵得楚〈騷〉數篇，不須更作〈天問〉矣。（劉榮嗣〈解佩令·月〉〔秋晴也惱〕，卷12頁22）
- ◇險韻嶙峋，逸思激灑，故是月中人語。（卓人月〈解佩令·偶贈〉〔桃阡蕙畝〕，卷12頁22）
- ◇常見黃子久畫富春山圖，風景瀟灑，皴畫精妍，讀野君此詞，又似春雨歸舟，一幅好景。（徐士俊〈解佩令·苔中雨歸〉〔山橫雲阻〕，卷12頁23）
- ◇賀黃公評姜白石賦蟋蟀詞云：「蟋蟀無可言，而言聽蟋蟀者，是詞家善形容處。」此詞又從聽蟋蟀者下翻案，是詞家進步法，莫謂今人工不如昔也。（倪晉〈解佩令·秋夜聞蟋蟀〉〔更移銀漏〕，卷12頁23）
- ◇用〈洛神賦〉中語入詞，亦有神光離合之意。（王士禛〈解佩令·賦余氏女子繡洛神圖〉〔芝田蘅薄〕，卷12頁23）
- ◇「眼酬眉酢」四字，新艷欲絕，「妾命郎情」，映發巧妙，宋人閣筆矣。／此等俱文友近作，縱橫變宕處，直有偃師化人之技。（董以寧〈鳳凰閣·閣中〉〔記桃花時節〕，卷12頁24）
- ◇將闔閭、眞娘並說，兒女英雄，幾令法護僧彌，更無著足處。（龔鼎孳〈青玉案·虎丘踏月用賀方回春暮韻〉〔金閨箇是迷香路〕，卷13頁1）
- ◇每讀《湘眞詞》，令人移情愉悅者彌日。（陳子龍〈青玉案·春暮〉〔青樓惱亂楊花起〕，卷13頁1）
- ◇「半床幽夢，便是行春處」，如曹唐「水底有天春寂寂，人間無路月茫茫」等語，幽婉不堪再諷。（歐陽鉉〈青玉案·春歸〉〔相將未過陽關路〕，卷13頁2）
- ◇「東風活」「活」字③，可比「晚煙生」「生」字。（宋徵輿〈青玉案·春雨閨思〉〔金塘雨漲輕煙滑〕，卷13頁2）

③ 原文連下三「活」字，唯宋氏此詞作「正柳陌東風活」，疑衍一「活」字，逕刪。

- ◇字字淒切，如聞紅愁綠慘之聲。／末二語，非故作遠語，正是極意蘊藉處。（宋徽輿〈青玉案・春暮〉〔杜鵑辛苦殘紅底〕，卷13頁2）
- ◇李元膺「裙邊遮定雙鴛小，只有金蓮步步香」，那得如此神韻。（賀裳〈青玉案・和韻〉〔芳郊雨霽香輪繞〕，卷13頁3）
- ◇淺語，卻自淳著。（程浩明〈青玉案・月下〉〔天街淨洗流空月〕，卷13頁3）
- ◇「閒鷗坐」，一「坐」字，似王緱山「燕子唧花坐淺巢」。（戈元穎〈青玉案・題山宜愚菴〉〔霧罩湖光船未過〕，卷13頁4）
- ◇比史梅溪「蘭燈初上，夜香初炷，猶是聽鸚鵡」，情緒正復不遠。（宋思玉〈青玉案・春閨風雨〉〔灞橋楊柳魂消處〕，卷13頁5）
- ◇有前無後，詠物巧語。（董以寧〈青玉案・索鏡〉〔菱花憐我秋來瘦〕，卷13頁5）
- ◇「曾經滄海難爲水」，恰是此時別況。（曹爾埏〈青玉案・惜別〉〔曉粧纔罷香雲擁〕，卷13頁5）
- ◇須看其使事尖新穩變處。（董以寧〈看花回・索琴〉〔桐尾魚紋響欲仙〕，卷13頁6）
- ◇似歐陽公《歸田錄》中語，見道之言，非泛作達觀者。（劉榮嗣〈感皇恩・嘆息〉〔不寐倚前楹〕，卷13頁6）
- ◇文友諸詞，入中調後，清艷安雅，愈有迴風舞雪之妙，此首及〈霓裳中序〉登燕子磯作，俱爲選家借刻前輩名氏。和成績嫁名韓致光，愈見捉刀人本色④。（董以寧〈感皇恩・詠鏡〉〔有福共嬋娟〕，卷13頁6）
- ◇尊僧得意處，微近關、馬，然自是北宋佳語，如以齊梁樂府較唐蜀詩餘，自有能辨之者。（單恂〈兩同心・黃昏用平韻〉〔金甌驚暮〕，卷13頁7）
- ◇異紋細艷。（陳子龍〈天仙子・春夜〉〔十二畫屏圍楚岫〕，卷13頁8）
- ◇宗丞善作銷魂語，如「重銷前夜魂，輕魂銷盡又重銷」，及「欲待銷魂銷未得」，比「不曾眞箇也銷魂」，又進一塵。（宋徽輿〈天仙子・春恨〉〔幾陣飛紅簾外急〕，卷13頁8）
- ◇渺邈泓窈，都在艷思之外。（宋徽輿〈天仙子・春夜〉〔香散雲屏遲玉漏〕，卷13頁9）

④《蓉渡詞》亦錄此段評語，僅一二字之異，卻作「賀天士云」，未知孰是。見《國朝名家詩餘》本及留松閣刻本《蓉渡詞》卷中頁9，《廣川詞錄》本《蓉渡詞》卷中頁7。又，《國朝名家詩餘》本「捉刀人」作「捉刀入」，留松閣刻本「迴風舞雪」作「迴風舞雪」，均爲形近之誤。

- ◇岑華之管，吹之作群鳳鳴。（計南陽〈天仙子·元旦〉〔昨夜玉鱗飄露井〕，卷13頁9）
- ◇末語似鬼詩。（夏復〈天仙子·春情〉〔紫玉轆轤青錦索〕，卷13頁9）
- ◇與蔣勝欲「聲」字體同法^⑤，此用「影」字，更覺新巧。（王蔚章〈天仙子·閨花影集得十影詞戲和之〉〔山閣半窗殘照影〕，卷13頁9）
- ◇「海棠影下，杜鵑聲裏，立盡黃昏」，與此詞煩簡更有勝地。（毛樞〈殢人嬌·送春〉〔花落花開〕，卷13頁10）
- ◇「八窗四面」數語，把小小亭子，說得景致如許，可與宋謙父《壺山居士詞》並美。（宗元鼎〈小桃紅·題朱卓翁亭子〉〔不必山間去〕，卷13頁10）
- ◇不用前人一字，卻說來淋漓宛暢，所謂煥若神明，頓還舊觀。（董以寧〈小桃紅·手書〉〔郎寫梅花體〕，卷13頁10）
- ◇震甫有「雲淡一如水，野風吹到門」之句，正復似此詞品格。（葛一龍〈江神子·寄柳上〉〔蘇堤楊柳結絲鞭〕，卷13頁10）
- ◇起句宋人未有。／詞至《幽蘭》諸調，言內言外，神韻各足，不善學者，辭多意少，風韻索然矣。（李雯〈江神子·秋思〉〔一篙秋水淡芙蓉〕，卷13頁11）
- ◇「怕鏡裏有人憎」，比董遐周「除我除他」，一喜一愁，刻畫並至。（魏琯〈江神子·扶病〉〔小窗今夜北風清〕，卷13頁10）
- ◇多情之言，出自傷感，泫然流涕，有一往不返之象。（陳子龍〈江神子·病起春盡〉〔一簾病枕五更鐘〕，卷13頁11）
- ◇前如江謝自詠^⑥，此如崔季舒詠鮑明遠詩，雖聲音淒斷，應在他人也。（宋徵輿〈江神子·病起春盡〉〔珍珠簾透玉梨風〕，卷13頁11）
- ◇末數語如毛令賦朝雲，覺有氤氳杳冥之氣。（尤侗〈江神子·春思〉〔花朝去了又春分〕，卷13頁12）
- ◇淺而暢，似楊孟載卜居諸詞。（朱以洽〈江神子·寒齋〉〔門開簌簌半簷霜〕，卷13頁12）
- ◇「從來」句，比「破除萬事無過」更爽捷。（李元鼎〈千秋歲·雪霽和內〉〔遊絲粘砌〕，卷13頁13）

^⑤ 按：指蔣捷〈聲聲慢·秋聲〉（黃花深巷）一詞，全篇均叶「聲」字。見《全宋詞》，第5冊，頁3439。

^⑥ 指前引陳子龍「一簾病枕五更鐘」闕。

- ◇「一生辜負千金諾」，當以韋莊「擬將身嫁與，一生休」訊之。（宋徽輿〈千秋歲・春愁〉〔春城寂寞〕，卷13頁13）
- ◇「昔時紅粉今時夢」，與大樽「無數紅顏天上落，祇添了數抔黃土」，搏沙閃影之語，令人不敢復言哀樂。（錢穀〈千秋歲・春愁〉〔鶯聲初弄〕，卷13頁14）
- ◇嫵媚隔幔，葱蒨臨池，殊爲此君生色。（陳玉璣〈千秋歲・夜坐竹間偶作〉〔竹林微步〕，卷13頁14）
- ◇風流婉倩，真是元獻家兒，恨小弟子壽早埋玉樹，令人有看殺衛玠之嘆耳。（宋泰淵〈千秋歲・春暮即事〉〔落花如夢〕，卷13頁14）
- ◇「深如海水濃如醴」，張子野所謂「何物似情濃」也。／徐幹臣「悶來彈鵲」一闕^⑦，得李使君爲之劍合，此詞惜不令有心人聞之。（黃京〈千秋歲・逐妾詞〉〔逗遛無計〕，卷13頁15）
- ◇只「舊時王謝」二語，一經重寫，遂覺善爲寄託。（曹爾湛〈離亭燕・詠燕〉〔記得杏園新放〕，卷13頁15）
- ◇比顧菴作，各具警思。／末句似有昆明夜珠之勝。（柯聿〈離亭燕・詠燕〉〔趁得東風飛絮〕，卷13頁16）
- ◇字字險麗，從玉溪昌谷生出。（龔鼎孳〈惜奴嬌・離情用史邦卿韻〉〔無賴鸚哥〕，卷13頁16）
- ◇比東堂原唱直稱神似。／此調與〈惜奴嬌〉相似，而句讀不同，《詩餘圖譜》合爲一體，誤也，如〈念奴嬌〉、〈百字謠〉、〈大江乘〉，異名而各載；〈燕春臺〉、〈燕臺春〉，一體而誤分，此類甚多，嗣當細核爲辨體一書耳。（沈謙〈粉蝶兒・自恨和毛澤民韻〉〔自恨多情〕，卷13頁16）
- ◇秘密風情，出口入耳，不足爲喻，卻被慧業文人寫出。（董以寧〈師師令・人前〉〔斜簪玉導〕，卷13頁17）
- ◇拗調如此雋削妥琢，百思不盡，正是壓倒夢窗處。（龔鼎孳〈隔浦蓮近拍・春夜同秋岳作〉〔蘭窗紗粘杏子〕，卷13頁17）
- ◇似蘇姑子作好夢時。（董以寧〈百媚娘・爲阮亭題青溪冊葉同程邨金粟作——乍遇〉〔忽見璧人縹緲〕，卷13頁18）
- ◇用事必揀上料，何必闕通遠機深二譜。（董以寧〈百媚娘・爲阮亭題青溪冊葉同程邨

^⑦ 徐仲〈轉調二郎神〉（悶來彈鵲），見《全宋詞》，第2冊，頁814。

- 金粟作——奕棋〉〔小院銅鑲雙扣〕，卷13頁18）
- ◇「未能令掩笑，何處欲障聲」，是喁喁刺刺時情景。（董以寧〈百媚娘·爲阮亭題青溪冊葉同程邨金粟作——私語〉〔厭舞樽前雙柘〕，卷13頁19）
- ◇用元十一詩，典中生趣。（董以寧〈百媚娘·爲阮亭題青溪冊葉同程邨金粟作——迷藏〉〔慵把草兒重鬪〕，卷13頁19）
- ◇《轉情集》云，香閣名姬，既精針線，雅善絲桐，且彈且嘆，不疾不徐，真有松風蕉雨之妙^⑧。（董以寧〈百媚娘·爲阮亭題青溪冊葉同程邨金粟作——彈琴〉〔人說笙簫偏好〕，卷13頁19）
- ◇讀太虛詞云：「無端銀燭殞秋風，靈犀得暗通。」涪州詞云：「一陣白蘋風，故滅燭，教相就。」嘆其摹情過褻，誦文友「狂燭饞脂」二語，乃知南里北曲自有如許清事。（董以寧〈百媚娘·爲阮亭題青溪冊葉同程邨金粟作——讀書〉〔滿架牙籤曾購〕，卷13頁19）
- ◇清描淡搢，全於側寫處傳神。（董以寧〈百媚娘·爲阮亭題青溪冊葉同程邨金粟作——偷鏡〉〔比翼雙鸞堪羨〕，卷13頁20）
- ◇青溪遺事八首，阮亭首唱〈菩薩蠻〉調，僕與金粟繼和，雖語本空中，麗字濃情，寫生欲活。文友以中調角勝，如溫、韋之後，繼以秦、柳，艷而不促，雅而盡致，潘景升《鸞嘯》諸篇，梅禹金〈青泥〉一記，覩此香菖，應慚傖父。（董以寧〈百媚娘·爲阮亭題青溪冊葉同程邨金粟作——祕戲〉〔雨滴桐花鴛鴦〕，卷13頁20）
- ◇昔人謂顏吟竹壽須溪詞，竟肖須溪，予亦謂震甫壽麋道人詞，竟肖麋道人。（葛一龍〈傳言玉女·壽陳先生〉〔小小山莊〕，卷13頁20）
- ◇如謝宣城詩，作「西山清曉看霏藍」，翕黛之中，時有爽氣。（唐允甲〈傳言玉女·壬辰新秋坐宗梅岑小香居題畫〉〔二十年前〕，卷13頁21）
- ◇傲骨柔腸，可謂兼具。（龔百藥〈訴衷情近·春懷〉〔海棠乍放〕，卷13頁22）
- ◇如與抱朴、桃椎相期，縹緲都無凡語。（王岱〈越溪春·詠雪——道院〉〔十二玉樓初造就〕，卷13頁22）

⑧〔明〕費元祿：《轉情集》（東京：高橋情報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46年序刊本影印本，1991年）〈彈琴〉有云：「又如香閣名姬、靈巖道士，既精針線，雅善絲桐，紆幽思于松風，寄柔情于蕉雨，且彈且嘆，如辭家而適人，不疾不徐，若步虛之赴節，足令衆山皆響，更憐五月爲秋矣。」見卷上，頁83下。

- ◇用典故字字雅貼，全得賦心之妙。／山長詠雪四首，至此更佳，豈玉臺寶帳，殊易流光四照耶。（王岱〈越溪春・詠雪——閨中〉〔天似有情天亦老〕，卷13頁22）
- ◇末句即和魯公「羨他薰香金鴨」意也，更覺綿麗。（曹爾湛〈風入松・春日泊舟虎阜遇鄰舟女郎戲爲賦之〉〔東風不吝冶遊天〕，卷13頁22）
- ◇是衛夫人簪花格。（董以寧〈風入松・索筆〉〔閒擎綵筆染香膠〕，卷13頁23）
- ◇使簪菴讀之，必曰李嶠眞才子也。（王士禛〈婆羅門引・寄袁簪菴用稼軒送杜叔高韻〉〔問平安否〕，卷13頁23）
- ◇文友「十索」，俱善得題前後意，非徒作詠物體也，薛弘度「十離」詩，便可廢卻。（董以寧〈于飛樂・索扇〉〔想輕紉初棄也〕，卷14頁1）
- ◇韓冬郎「時復見寒燈，和煙墜金穗」，彷彿見繡窗獨坐時。（賀裳〈剔銀燈・本事〉〔小院沉沉深閉〕，卷14頁1）
- ◇詠物詞最難適麗，昔人謂史梅溪「柳昏花暝」，栩栩然燕也。「水明沙碧，參橫月落」，非肅肅然雁乎。／宋人好用詩句入詞，元人好用詞語入曲，須如淮陰入趙，壁壘一新，得此妙者，惟阮亭能之。（王士禛〈御街行・贈雁〉〔銀河一雁歸湘楚〕，卷14頁2）
- ◇茶熟香清，鳥啼花落，非麋道人誰能領會及此。（陳繼儒〈拍闌干・送春詞〉〔落紅狼籍〕，卷14頁2）
- ◇如靈泉之絲舒蹙，俱成異彩。（董以寧〈摸蝴蝶・詠蝶〉〔舞態蹁跹〕，卷14頁3）
- ◇宋人「是他春帶愁來，春歸何處，又不解、帶將愁去」、「又何人惹愁來，那人何處，怎知道、愁來又去」，與新建此詞句法似同，而用意各別。（熊文舉〈祝英臺近・歸思〉〔聽鐘聲〕，卷14頁3）
- ◇愁語什三，艷語什七。（龔鼎孳〈祝英臺近・聞暫寓清浦寄憶用辛稼軒春晚韻〉〔綠煙橫〕，卷14頁3）
- ◇如虞伯生「花殘鳥去人不歸，細雨梅酸愁畫眉」，誦之輒淒然增感。（徐士俊〈祝英臺近・春別次辛稼軒韻〉〔杜鵑啼〕，卷14頁3）
- ◇風味似麋道人。（朱廷旦〈祝英臺近・數花軒即事〉〔暖雲濃〕，卷14頁4）
- ◇愉悅紆宕，〈九辨〉之遺。（王賓〈祝英臺近・秋思〉〔咽蟬風〕，卷14頁4）
- ◇宋詞云：「感多情輕怜細閱。」又云：「恨檀郎惡怜深惜。」是燈下重看、枕邊睇視情景。（賀裳〈一叢花・艤舟〉〔艤舟微步石橋西〕，卷14頁5）
- ◇瀟灑處，淡宕得情，何減髯公「醉眠芳草」之什。（王兆陞〈一叢花・郊行〉〔溶溶

- 天氣到窗紗」，卷 14 頁 5)
- ◇「草綠無痕」三語，如飛霧輕塵，但有空濛杳靄之況。(董以寧〈一叢花·閨情〉〔銀華九寸水溶溶〕，卷 14 頁 5)
- ◇「郎似鳳凰橋下月，妾似初三十八潮」，同此諧妙，無此楚側。(吳鼎芳〈送入我門來·閨怨〉〔翠館歌檀〕，卷 14 頁 5)
- ◇首二句可與「淚痕在竹，愁緒縈絲」並不朽。(卓人月〈送入我門來·去年今日〉〔吹淚成花〕，卷 14 頁 5)
- ◇似元十一賦雙文詩，正復艷思紛集。(董以寧〈送入我門來·賦情〉〔篆髻看梳〕，卷 14 頁 6)
- ◇不鬪綺思，自然勝引，《東堂詞》中絕唱。(曹爾湛〈御街行·春遊〉〔牆邊桃靨晴微逗〕，卷 14 頁 5)
- ◇似沈初明〈通天臺表〉。(陳維崧〈金人捧露盤·嘆漢史〉〔憶金莖〕，卷 14 頁 7)
- ◇又學所著廣連珠百首，博麗可掩庾、陸，此亦吉光片羽也。(孫雲會〈金人捧露盤·秋景〉〔蓼風澄〕，卷 14 頁 7)
- ◇前後段起處，是此調正體，惟文友得之。／文友又有詞云：「儂處春歸，郎處春歸否」，與此詞互相映發。(董以寧〈金人捧露盤·閨情〉〔杏花煙〕，卷 14 頁 7)
- ◇見此，正不容使人不樂。(董以寧〈踏青遊·南村〉〔郭外青青〕，卷 14 頁 8)
- ◇神似高季迪〈石州慢〉詞。(吳麟祥〈柳初新·賦得將綠柳條〉〔一點春光全未捨〕，卷 14 頁 9)
- ◇起語與辛稼軒「花一似何郎，又似沈東陽」，天然較勝。(徐士俊〈最高樓·梅花步司馬九阜韻〉〔尋梅去〕，卷 14 頁 9)
- ◇似中唐人《本事詩》。(王琪〈鬪百花·江行即事〉〔一葉扁舟前去〕，卷 14 頁 10)
- ◇氣醇情密，晏叔原得意之作也。(陳子龍〈驀山溪·寒食〉〔碧雲芳草〕，卷 14 頁 11)
- ◇杜詩、韓集愁來讀，似倩麻姑癢處搔，讀退周詞亦然。(董斯張〈驀山溪·田家〉〔天斜牆杏〕，卷 14 頁 11)
- ◇試問宋內翰燃雙燭修唐書，諸姬夾侍，與黨太尉羊羔美酒，淺斟低唱時，畢竟誰勝？況窮措大嚼冷壺冰粥時耶！(曹爾湛〈驀山溪·歌席〉〔朱唇檀板〕，卷 14 頁 12)
- ◇如洗馬言愁，清辭正復疊疊。(周季琬〈驀山溪·遣愁〉〔半春風雨〕，卷 14 頁 12)
- ◇讀之覺秋氣秋聲，併集紙上。(龔百藥〈驀山溪·秋思〉〔西流龍火〕，卷 14 頁 13)
- ◇與舒王「秋思」，可稱此調雙璧。(宋徵璧〈千秋歲引·春愁〉〔雨散郊原〕，卷 14

頁 13)

◇震父作詩，於竟陵大盛時，獨具澹遠之致、孤峭之神，故不落空纖一種，詞則更加幽曠，品格當在仲醇、遐周以上。（葛一龍〈過澗歌・贈澗戶主人〉〔山勢斷〕，卷 14 頁 13)

◇神韻逼似坡公，胡浩然「手撚玉梅低說，相逢長是，上元時節」，雖為詞家所賞，以方祭酒此詞，畢竟是郗方回奴，小有意也。（吳偉業〈洞仙歌・梅花〉〔梅花獨自〕，卷 14 頁 14)

◇生捏出三生案，殊覺多事，想如李皇之為道君，錢王之為德壽耶。（卓人月〈洞仙歌・次坡公孟蜀宮詞韻〉〔開元遺事〕，卷 14 頁 14)

◇「無腸堪斷」，與史梅溪「無魂可銷」，俱情至語。（龔百藥〈迷仙引・醉贈〉〔花不是花〕，卷 14 頁 14)

◇李懋復「無端眼界無分別，安置心頭不肯銷」，其柔腸九曲之謂耶？（王士禛〈蕙蘭芳引・春思用清真秋懷韻〉〔寒食又過〕，卷 14 頁 15)

◇此題介眉、文友俱有作，憶昔時論文把酒，金丸紅袖，雜沓樽管，余輩刻燭限韻，罰依金谷，斷絢零素，放筆頽唐，今偶閱此調，為參定存之，忽忽少年情事，便如夢游群玉也。（龔百藥〈秋夜月・席間偶贈用尹鶚韻〉〔金商佳節〕，卷 14 頁 16)

◇比韓致光〈畫寢〉詩，清艷各至。（孫自儀〈華胥引・詠閨人午睡〉〔銀屏畫啟〕，卷 14 頁 18)

◇讀此覺「相逢未嫁」，殊為虛語。（董以寧〈恩愛深・瞥遇紅綾幃〉〔蕭寺初留〕，卷 14 頁 18)

◇讀之覺耳目空虛，心神亦復冷曠。（錢繼振〈江城梅花引・夜雪〉〔修篁一夜入簷隈〕，卷 14 頁 18)

◇誕情逸節，自見佳處，不在阿娜旖旎中。（陳世祥〈八六子・僧舍風雪〉〔坐僧寮〕，卷 14 頁 20)

◇唐人杜秋行、潯陽商婦怨，皆才人自寓之辭，雲孫作青兒行，亦曰念及青兒，行自念也。知此解者，方許讀此詞。（董以寧〈愁春未醒・青兒曲——有引〉〔千金不惜〕，卷 14 頁 21)

◇羅隱贈妓詩：「我未成名卿未嫁，可能俱似不如人」，其年演入詞調，殊覺感慨欲絕。（陳維崧〈愁春未醒・和文友青兒曲〉〔檀槽尚撥〕，卷 14 頁 21)

◇字字雅當，詞家大乘。（宋存標〈謝池春慢・春興〉〔舊情難止〕，卷 14 頁 22)

- ◇「衝開芳草」二語，不下徐文長「作時鵲打雪風天，停猶燕掠桃花地」。(許朝聘〈鵲踏花翻·美人解用徐文長韻〉〔歌扇停嬌〕，卷14頁22)
- ◇節奏疏宕，音指華暢，頗似玉潤道人琴聲。(董以寧〈醉翁操·琴曲贈澣墅居停〉〔醉翁〕，卷14頁23)
- ◇東臯北郭，不過如此，寧復知世間有名利事。(吳偉業〈意難忘·山家〉〔村塢雲遮〕，卷14頁23)
- ◇武經，素心士也，乃亦善作爾語，宋廣平賦梅花時，固爾嫵媚耶。(孫繼武〈意難忘·雜憶〉〔清坐昏黃〕，卷14頁24)
- ◇清真有其妍宛，而無其清艷；夢窗有其瑰琢，而無其流麗，作僻調具如此風致，兩宋好手，恐當避地三舍。(王士禛〈塞翁吟·和清真韻〉〔記得相逢處〕，卷14頁24)
- ◇於文則樵蛻，於詩則韓柳，於詞則王子可一流。(陳維崧〈法曲獻仙音·冬夜愁〉〔破紙鳴窗〕，卷14頁24)
- ◇此等詞直抵一篇小賦。(董以寧〈法曲獻仙音·護燈花〉〔燒得燈明〕，卷14頁25)
- ◇太僕自題墨脰，云其詩多於所作墨戲林巒樹石、花鳥蟲魚間，見一語挑焰，生動躍然。讀「野橋」二語，令人猶想見風流也。(李日華〈滿江紅·慰留劉躍如〉〔客邸孤懷〕，卷15頁1)
- ◇少卿長調，警語不多見，故以雅度勝人。(俞彥〈滿江紅·東阿道中〉〔荏苒征途〕，卷15頁1)
- ◇澄泓停著，有寸水興波之致。(梁雲搏〈滿江紅·南漪亭〉〔橋影飛虹〕，卷15頁2)
- ◇稼軒、同甫集中，多有壽詞，揮灑磊落，天然神韻，夢窗、梅溪刻意雕刻，便覺有意作富貴語，此處惟祭酒得之，所謂「畫人難，畫鬼魅易」耳。(吳偉業〈滿江紅·賀孫本芝壽翁得子〉〔老矣君謨〕，卷15頁3)
- ◇似白傅洛中詩，無一字欺人語。／讀此覺辛、陸猶有不平之色。(吳偉業〈滿江紅·偶題〉〔詩酒溪山〕，卷15頁4)
- ◇藏激烈于綺麗，便覺桂洲之粗、鳳洲之輒。(龔鼎孳〈滿江紅·拜岳鄂王墓敬和原韻〉〔鐵騎春寒〕，卷15頁4)
- ◇勒二詞於岳祠堂，當有悲風淒雨，颯颯欲動。(龔鼎孳〈滿江紅·拜于忠肅公墓用岳鄂王韻〉〔萬里神州〕，卷15頁5)
- ◇不填五日故事，風味韶悅。(陳子龍〈滿江紅·五日〉〔槐院深陰〕，卷15頁6)
- ◇「三間小閣賈耘老，一首佳詞沈會宗」，乃竟近出一家。(錢繼章〈滿江紅·大兄

- 六秩初度用劉後村韻〉〔線柳離鶯〕，卷 15 頁 6)
- ◇落筆淋漓，意思豪邁，有季鷹拂衣之況，無老驥伏櫪之悲。(孫自式〈滿江紅・歸航〉〔一艇歸來〕，卷 15 頁 7)
- ◇賀黃公謂宋詩至范至能，真有華山駮耳過都歷塊之才，雖霜蹄一蹶，不損千里之步，余讀顧菴詞亦云然，要使人不得不愛其神駿。(曹爾湛〈滿江紅・穀日放舟入南湖〉〔春水平添〕，卷 15 頁 8)
- ◇此等題，最忌作詞論，卓人憑吊流連，艷音愴發，詠古中龍象手也。(毛重倬〈滿江紅・銅雀臺〉〔滿目風沙〕，卷 15 頁 9)
- ◇王紱詩云：「人語悄傳孤戍火，馬蹄寒踏滿橋霜。」推為盧溝佳句，以比「一陣霜寒」數語，當令昔人閣筆矣。(毛重倬〈滿江紅・盧溝橋〉〔千里征鞍〕，卷 15 頁 9)
- ◇「窗前不雨長如滴」，可抵六一公一篇〈秋聲賦〉。(胡心尹〈滿江紅・秋夜獨坐〉〔幾夜清霜〕，卷 15 頁 10)
- ◇淒惻處善作縹緲語，如二李〈神絃曲〉、〈聖女祠〉諸詩。(計南陽〈滿江紅・夏懷〉〔水殿琅玕〕，卷 15 頁 10)
- ◇如清真憶待月軒詞，「癡將秦粉，偷換韓香」^⑨，意中有多少躊躇在。(沈謙〈滿江紅・書恨用張安國韻〉〔一笑回頭〕，卷 15 頁 10)
- ◇長爪生天才瑰詭，有其年起為匹敵，諸辭離奇險麗，字字〈湘君〉、〈山鬼〉之亞，昌谷而上，惟有左徒。(陳維崧〈滿江紅・悵悵詞〉〔一畝書齋〕，卷 15 頁 12)
- ◇昔唐寅有〈悵悵詩〉六首，讀者酸鼻，其年以杭激勝之，又令讀者捉鼻喚奈何也。(陳維崧〈滿江紅・悵悵詞〉〔白柳紅羊〕，卷 15 頁 10)
- ◇世言白傅所蘊不得施，乃放意文酒，其更如吾曹何，讀孝迴此詞，何妨為太白十年酒隱。(周雲駿〈滿江紅・全惟夏諸子飲計登齋中〉〔狂也兼癡〕，卷 15 頁 13)
- ◇袖中有東海。／西樵「海上」諸句，不下于鱗華山作，得阮亭此詞，便稱雙璧。(王士禛〈滿江紅・同家兄西樵觀海〉〔蕭瑟泓崢〕，卷 15 頁 13)
- ◇東坡〈後六客詞〉云：「賓主談鋒誰得似，看取曹劉，今對兩蘇張。」大似此詞格調。(董以寧〈滿江紅・酒酣歌〉〔一簿金蘭〕，卷 15 頁 13)
- ◇梅邨先生序紫曜詞，稱其鮮妍秀脫，如瓊枝玉樹，不可梯接，殆與白石、邦卿韻

^⑨ 按：《全宋詞》錄周邦彥〈風流子〉（新綠小池塘），此二句作「寄將秦鏡，偷換韓香」。見第2冊，頁595。

- 頗，誠爲定論，若此詞高涼爽激，又逼真坡公矣。（錢理〈滿江紅·秋夜泛月次辛稼軒韻〉〔斷斷平沙〕，卷15頁14）
- ◇介眉喜傲三變，如此僻調，用韻使事，無不安頓圓妥，聲情逼肖。昔王通叟集名《冠柳》，當以移號介眉。（龔鼎孳〈臨江仙·夢遊〉〔夢繞小樓影〕，卷15頁15）
- ◇催情綴色，著手成春，故非襞績家可辦。（龔鼎孳〈掃花遊·元夕同秋岳作用周美成韻〉〔絳綰萬疊〕，卷15頁15）
- ◇是祝京兆篋中物。（王士禛〈尾犯·秋懷〉〔羅袂怯西風〕，卷15頁16）
- ◇華峰翩翩文采，今之洗馬散騎也，讀此詞，知其善於言愁矣。（顧華文〈尾犯·偶吟〉〔雨過小橋頭〕，卷15頁16）
- ◇「萬斛滄波」數句寫情極至，與「朝淚鏡潮，夕淚鏡汐」同一傷心語。（彭孫通〈惜秋華·愁怨〉〔纔入新秋〕，卷15頁又16）
- ◇音節全乎西樵、竹屋矣。（儲貞慶〈玉燭新·秋閨〉〔金風吹綉閣〕，卷15頁又16）
- ◇此等調近於元劇矣，然才人游戲之筆，神韻天然，不許東家刻畫也。（陳維崧〈金浮圖·小武當燒香曲〉〔瞞夫婿〕，卷15頁17）
- ◇「下馬飲君酒，消盡古今愁」，所謂「我言作僕射，不勝飲酒樂」也。／讀此詞令人神往。（吳偉業〈水調歌頭·題贈〉〔三月鶯花盛〕，卷15頁18）
- ◇有陳、劉之超曠，而無其粗豪；有楊、薛之清恬，而無其凡近。（曹爾堪〈水調歌頭·野園即景〉〔簡僻辭城市〕，卷15頁18）
- ◇信手拈來，位置擺落，是善學稼軒處。（尤侗〈水調歌頭·解嘲〉〔卿自用卿法〕，卷15頁19）
- ◇雅調中激楚有餘致，似蘆川、洛水諸家意到處。（王士禛〈水調歌頭·送家兄禮吉赴合肥〉〔南國清明節〕，卷15頁20）
- ◇吾鄉諸吳，多以園亭競勝，文端罷相之暇，夙無平泉嗜好，其寫懷蕭適，直比周益公登祝融峰詞。（吳宗達〈滿庭芳·寫懷〉〔蕉長青箋〕，卷15頁21）
- ◇相國黃冠遺老，蕭然物外，故其言似悟道者。（錢士升〈滿庭芳·次東坡韻〉〔胸壘千兵〕，卷15頁21）
- ◇茶詞，山谷佳在秀，元美佳在艷，震父佳在曠，可補茂卿《茶董》。（葛一龍〈滿庭芳·天闕山松下煎茶〉〔林氣方佳〕，卷15頁21）
- ◇比喻警切，花神有知，必不乞崔處士護花幡也。（龔鼎孳〈滿庭芳·雨中花歎和吳修蟾韻〉〔綠翦裙腰〕，卷15頁22）

- ◇神氣有餘，已弟畜秦九，和詞之佳于原詞者，此類是也。（陳子龍〈滿庭芳・和少游送別〉〔紫燕翻風〕，卷15頁22）
- ◇《幽蘭》諸子長調必不肯入姜、史琢語，亦不屑作柳七俳調，是歐、秦入室處。（李雯〈滿庭芳・中秋〉〔玉樹風疏〕，卷15頁23）
- ◇山家樂，又有山家憐，野景民風，寓於秀筆。（曹爾湛〈滿庭芳・山憐〉〔壁印狐踪〕，卷15頁23）
- ◇爲夏仲御、張志和一流人寫照。（曹爾湛〈滿庭芳・釣樂〉〔釣鑿蟾蜍〕，卷15頁23）
- ◇須與袁石公《瓶花譜》^⑩參閱。（曹爾湛〈滿庭芳・春日園亭賞花〉〔碧砌樓高〕，卷15頁24）
- ◇讀此等詞，令人艷思都淡。（曹爾湛〈滿庭芳・丁丑初冬過智月禪院〉〔過盡千帆〕，卷15頁24）
- ◇孝峙，魏里名宿，所著詞箋甚富，賀黃公推爲近來第一手，貽書於僕，相期遠構全本，且云：「江北亦有能詩王屋，非此王屋也，兩曾參須辨。」恨終不得刻本讀之，且以見黃公之憐才，能讓善也。（王屋〈滿庭芳・答友人言志〉〔秋橋三千〕，卷15頁24）
- ◇韋左司「如伴流風縈艷雪」，用修謂非左司不能道雪之艷，若此詞情景濃至，左司又成寒儉矣。（計南陽〈滿庭芳・詠雪〉〔玉殿驚塵〕，卷15頁25）
- ◇妥帖輕圓，故是詞家正始。（黃京〈滿庭芳・閨情〉〔芍藥風清〕，卷15頁25）
- ◇情文相生，令人增伉儷之重。（計南陽〈鳳凰臺上憶吹簫・悼往〉〔塵滿閒房〕，卷16頁1）
- ◇首二句，何減「調雨爲酥，摧冰作水」。／清照原闕，獨此作似有元曲意，阮亭此和不但與古人合縫無痕，殆戛戛上之，清照而在，當悲暮年頹唐矣。／末一段，單賦雁亦絕佳，然不若如此用，爲情更長也。（王士禛〈鳳凰臺上憶吹簫・和漱玉詞〉〔鏡影圓冰〕，卷16頁1）
- ◇詞語以不盡爲妙，如此方可云蘊藉。（黃京〈鳳凰臺上憶吹簫・秋閨〉〔斜日初黃〕，卷16頁2）
- ◇南宋諸詞以進奉故，未免淺俗，取妍如此，雕鏤綵綴，仍歸生色眞香，所謂妙音難文，那容淺人索解也。（龔鼎孳〈燭影搖紅・吳門元夜值雨和張材甫上元韻〉〔花信

^⑩ 按：《瓶花譜》爲明人張謙德所撰，袁宏道所撰乃是《瓶史》。

- 爭傳」，卷 16 頁 3)
- ◇綺麗中不乏生動。(王宗蔚〈燭影搖紅·閒情〉〔畫閣連天〕，卷 16 頁 3)
- ◇甄逸女爲袁熙妻，本子建先求，提出「袁家新婦」四字，大爲子建出脫，是文人曲相迴護處。／陸景宣〈洛神辨〉，可與此參看。(董以寧〈燭影搖紅·爲王阮亭題余氏女子繡洛神圖〉〔離合神光〕，卷 16 頁 4)
- ◇「玉環」二句，暗用長生私語，使事雅妙，押韻處，更如飛天仙人，遊行下界，去來無跡。(蔣龍〈夢揚州·七夕和韻〉〔煞風流〕，卷 16 頁 5)
- ◇每讀震父五言：「夜長人別後，秋好月來初。」嘆其神清致遠，不意詞中復得此境。(葛一龍〈帝臺春·留別〉〔秋氣漸慄〕，卷 16 頁 6)
- ◇起似韋相「四月十七，正是去年今日，別君時」。(張積潤〈帝臺春·與晚青夜話〉〔正月三十〕，卷 16 頁 6)
- ◇「五更風雨葬西施」無此悽艷，是宜花有嘆聲矣。(董以寧〈暗香·拾墮花〉〔綠酣紅醉〕，卷 16 頁 7)
- ◇誦之如野曲農歌、鄰墟互答，可補儲王所未備。(張我樸〈倦尋芳·田家樂〉〔小桃深處〕，卷 16 頁 8)
- ◇絕似玉溪生賦〈碧城〉詩，饒有對影聞聲之恨。(彭孫通〈倦尋芳·感舊〉〔追思往日〕，卷 16 頁 8)
- ◇「息」字、「黑」字、「得」字，原句并是絕唱，有此勑敵，不似「簾捲西風」，笑須眉不如巾櫛矣。(王士禛〈聲聲慢·和漱玉詞〉〔蛛迷楚館〕，卷 16 頁 9)
- ◇賦既云：「攄余疇而請御。」又云：「頰薄怒以自持。」在蘭臺原極爲神女斟酌，繡奩人宜只爲襄王疑耳，竟如用修輩點定賦語，是玉夢非王夢，玉更何辭以解此疑。／色絲少女，天工神巧。(董以寧〈聲聲慢·爲王阮亭題余氏女子繡高唐神女圖〉〔琵琶峰下〕，卷 16 頁 9)
- ◇袁衍湛心詩賦，詞不數見，而體物瀏亮，亦何減崔信明「楓落吳江冷」耶。(蔣胤磐〈慶清朝慢·楓葉〉〔素節催寒〕，卷 16 頁 10)
- ◇柳七「關河冷落」三語，坡公亦服爲唐人佳句，六百年而金粟以「西風旅夢」二語勝之，乃知太白詠鳳凰臺，終是膽怯司勳也。(彭孫通〈八聲甘州·秋怨和柳七韻〉〔點清霜一夜〕，卷 16 頁 11)
- ◇寫生處，妙入絲髮，夜來針神，髣髴如見。(董以寧〈雙雙燕·爲王阮亭題余氏女子繡柳毅爲洞庭龍女傳書圖〉〔馬蹄驚處〕，卷 16 頁 11)

- ◇遐周夙精禪乘，有詩云：「古錦出珠笈，散花課晨誦。」即此什，何減維摩天女散花丈室耶。（董斯張〈繡停針・餵芋作贈內〉〔夕雨後〕，卷16 頁12）
- ◇杜鵑啼歸，詞語襲用，翻出催別，又爲增一公案，望帝有知，恐不任文人饒舌也。（彭孫通〈珍珠簾・密約〉〔湘紋幾摺闌干疊〕，卷16 頁13）
- ◇蘇雪溪〈紫鳳曲〉云：「江波淡淡寒不流，七十二峰凝暮秋。」舉似此詞，足供清嘯矣。（白銘〈月下笛・本意和周清真韻〉〔霜杵敲寒〕，卷16 頁14）
- ◇如閨友情作文，麗色淨妝，觀者怡色。（董以寧〈八節長歡・折花送鄰女〉〔鎖日花間〕，卷16 頁14）
- ◇膩理豐肌，大家舉止，周、柳俳優，對此自當心死。（陳子龍〈玉蝴蝶・美人〉〔纔過十三春淺〕，卷16 頁15）
- ◇庸菴作詩謹持格律，不肯間入中唐，詞不多作，而蘊藉清華，故不欲落南宋一字。（史樹駿〈三部樂・春盡登樓〉〔極目青郊〕，卷16 頁16）
- ◇昌黎〈送孟東野序〉，似此機軸。（龔百藥〈鎖窗寒・秋蟲〉〔夜漏沉沉〕，卷16 頁16）
- ◇幽靚自然，殊極要眇之致。（宋泰淵〈鎖窗寒・春晚〉〔綠暗天涯〕，卷16 頁17）
- ◇題本「飼金魚」，卻以鸚鵡作起結，文心層曲，遂使魚鳥留連，無非慧寄。（董以寧〈玲瓏四犯・調粉餌飼金魚〉〔妾處多言〕，卷16 頁18）
- ◇同人《帝京景物》一書，詮志奧軼，爲善長《水經注》之繼，填詞自其餘技，亦非纖宕者可比。（劉侗〈金菊對芙蓉・書壁〉〔華紫移楓〕，卷16 頁18）
- ◇一時名士賦催粧，自當以此壓卷。（龔鼎孳〈高陽臺・和秀公爲張維則催妝〉〔桂粉彈牀〕，卷16 頁19）
- ◇讀此，知作詞與當此詞者，都是張思光、蕭茂鏡一流人物。（湯寅〈邊佛閣・送修季歸陽山〉〔陶家舊業〕，卷16 頁20）
- ◇宋人嘔心鉅腑之句，合肥笑談間揮灑出之，驚才絕艷，前有邦卿，後有予可，恐亦不免絕續吐舌也。（龔鼎孳〈東風第一枝・春夜同秋岳作〉〔鳳珪弄煙〕，卷16 頁22）
- ◇送春詞善翻舊調，殊有「甘意搖骨髓，艷詞洞魂識」之意。（袁袞〈東風第一枝・送春〉〔露泣疏英〕，卷16 頁23）
- ◇于韜仲「日斜纔見下粧樓」之句，文友更婉暢言之，如周文矩畫仕女圖，比周昉復加細潤也。（董以寧〈春夏兩相期・美人晏起〉〔合歡床可憐孤卻〕，卷16 頁23）
- ◇如讀嵩岳〈嫁女記〉，疑縹緲非復常境。（陳世祥〈解語花・花燭詞〉〔柳知偷眼〕，

卷 16 頁 24)

- ◇家觀察《燕超堂詩》，清詞麗句，映帶風華，與子孝廉欲伯卒俱不及中壽，集成而傳布不廣，惜夫！（鄒嘉生〈念奴嬌·憶舊〉〔十年幽夢〕，卷 17 頁 1）
- ◇詠物透快，東坡詠榴花與楊花，得震父直接其妙。（葛一龍〈念奴嬌·秋棠〉〔柔情冶態〕，卷 17 頁 1）
- ◇高曠處，絕似蘇、陸，而意匠幽淡，故非前賢所及。（熊文舉〈念奴嬌·偶作〉〔東風薄倖〕，卷 17 頁 2）
- ◇「楊柳岸、曉風殘月」，昔人視為情景並絕，坡公貶為梢公登溷，正是忌語耳；中丞又一翻出，恐更不容嘲誚也。（龔鼎孳〈念奴嬌·和寄秋我〉〔流煙迴雪〕，卷 17 頁 3）
- ◇讀此可見前輩風流，對山、漢陂，雖有才情，恐終不免作秦聲也。（吳偉業〈念奴嬌·殘醉〉〔東籬殘醉〕，卷 17 頁 3）
- ◇南公，秦川貴公子也，所著《鈔菴誦語》，多雄爽亢激之詞，此闕則與竹山、梅溪爭席矣。（孫源文〈念奴嬌·元宵和童甕天韻〉〔社南社北〕，卷 17 頁 4）
- ◇《詞筌》云：「簾中堂後，綠陰掩靄，說花時已覺有情。『艷雪』、『蕊珠』，狀花之色，『暗翳』狀花之香，鬢間、簾上、枕邊，舉護花者之張設。戴花者之神情，摹擬逼到，語復俊麗，可稱詞中聖手，然用劉語不過四句，此可竟稱次回作也。」／原詞「稼軒愁絕，惜花還勝兒女」，形容未免入鄙，至結語「返魂何在，玉川風味如許」，比茶香於花，或因以傳花水點茶而作，益支離無謂。次回另出機杼，復經黃公詮繹，遂覺叔安字字脗父。詞雖小道，其不容魯莽如此。（王彥泓〈念奴嬌·茉莉改劉叔安詞〉〔簾櫳午寂〕，卷 17 頁 4）
- ◇金山詩以張祜、孫魴為第一，而「因悲城市」及「驚濤濺佛」之句，不免後人彈射，楊文襄詩云：「恨不名家逢李杜，若為佳句壓孫張。」得子長此詞，留雲、吞海諸亭，定當分半壁相待也。（孫永祚〈念奴嬌·中秋月下登金山和東坡大江東去韻〉〔一峰中擁立波心〕，卷 17 頁 5）
- ◇作兒女子語，殊有英雄氣，惟稼軒能之，此詞更有冰藍之勝。（宮偉鏐〈念奴嬌·別意用辛稼軒韻〉〔蕭娘樓畔〕，卷 17 頁 5）
- ◇托寓淒婉，可與坡公「瓊樓玉宇」詞參看。（李長苞〈念奴嬌·中秋月〉〔滿樓雲淨〕，卷 17 頁 6）
- ◇衣月齋中自題陶句云：「多讀書不求甚解，樂天命夫復奚疑。」合此詞觀之，知

- 性情自有丘壑耳。（孫自式〈念奴嬌・東郊小築〉〔十年萍泛〕，卷 17 頁 6）
- ◇讀「嫩柳緋桃」二語，何異蘇髯與朝雲吟「枝上柳綿」之句耶。（黃永〈念奴嬌・別妾〉〔別離誰慣〕，卷 17 頁 7）
- ◇嫵秀中卻自疏俊，故不乏本色語。（許旭〈念奴嬌・同王惟夏浦甄玉女史馮靜容宴集留英閣〉〔清秋三徑〕，卷 17 頁 8）
- ◇昔人謂張于湖詞未嘗著稿，興酣筆健，卻無一字無來處，今所見止有惟夏耳。（王昊〈念奴嬌・九日留英閣宴集〉〔悲哉秋也〕，卷 17 頁 9）
- ◇「殘朱零落」二語，又不但清照所無，人皆意盡。（王士禛〈念奴嬌・和漱玉詞〉〔疏風嫩雨〕，卷 17 頁 9）
- ◇櫟括處，凡卉不入縷衣，卻入謝靈運鬚也。／括事押字，無一不妥，只此足見絕才。（王士禛〈念奴嬌・吊太真〉〔開元盛日〕，卷 17 頁 9）
- ◇深情密態，妍絕無匹。／昔王逐客夏景詞，溫叟謂其天然有塵外涼思，今誦「碧簾」數語，亦復作銷夏灣想也。（吳守宸〈念奴嬌・夏詞〉〔晚涼天氣〕，卷 17 頁 10）
- ◇「縹色杯輕」三語，不數二美賦捧茶美人也。（彭孫通〈憶舊游・病酒〉〔病醒扶不起〕，卷 17 頁 11）
- ◇四「君」字即指鏡言，姿調錯落，妙如無意填詞者，此先輩風格高處。（俞琬綸〈桂枝香・古鏡詞爲顧文英蛟書作〉〔張郎一去〕，卷 17 頁 12）
- ◇昔李爽有山家閨怨，此是山家閨樂。（董斯張〈桂枝香・山居爲韓仲弓作〉〔貪奇覓怪〕，卷 17 頁 12）
- ◇似金粟道人與鐵笛仙酬唱時。（張逸〈桂枝香・寄友人村居〉〔天高氣肅〕，卷 17 頁 12）
- ◇頰上三毛，傳神阿堵，不必他人代寫也。（錢理〈桂枝香・自題舊照〉〔閒看舊照〕，卷 17 頁 13）
- ◇清森蕭渺，情辭並側。（龔鼎孳〈木蘭花慢・和雪堂先生作〉〔鏡中腸斷絕〕，卷 17 頁 13）
- ◇「殷勤」、「氤氳」、「紛紛」俱兩字疊韻，此調升菴論之詳矣，詞惟《樂章集》不失體，至元遺山，九首內止五首兩處用韻，則辨體之難，即古人亦不免出入耳。（沈祖孝〈木蘭花慢・春游〉〔望春游爛熳〕，卷 17 頁 14）
- ◇雲機霞錦，非復人間杼軸，自是瓊班瑤籍中人語。（彭孫通〈瑤花・七夕〉〔夜波涼薦〕，卷 17 頁 15）

- ◇就本題中寔發，能使景意兩得，自是賦物老手。（楊士聰〈水龍吟·詠楊花和坡公韻〉〔等閒春事闌珊〕，卷17頁16）
- ◇「但看花落、不覩花開」二語，已探驪珠，諸作游行空際，未免蜿蜒鱗爪耳。（錢繼章〈水龍吟·詠楊花和坡公韻〉〔細風銛似吳刀〕，卷17頁16）
- ◇「朱樓碧瓦」數語，與石田先生「踏歌女子空連臂，喚不歸來信薄情」，可謂寫照並至。（徐籀〈水龍吟·詠楊花和坡公韻〉〔有情還似無情〕，卷17頁17）
- ◇「不約偏來，有期不赴」，與「有恨春風，無心暮雨」，似與楊花無涉，而傳神阿堵，正在个中，深得宋人詠物之妙。（吳惟修〈水龍吟·詠楊花和坡公韻〉〔枝頭樹底曾逢〕，卷17頁17）
- ◇詠物善作奇麗語，便覺才情爛漫，此體自義山後，宋惟西崑諸公能之。／左車謂坡公詞，惟楊花一闋，雄奇幽艷，自可合併，吾于珂月亦云。（卓人月〈水龍吟·詠楊花和坡公韻〉〔天孫庸繡銖衣〕，卷17頁17）
- ◇姜白石詠梅云：「想昭君夜月，環珮歸來，化作此花幽獨。」①今野君以太真比楊花，復將梅情相較，比前人更想落天際，文情縹緲，不可思議。（徐士俊〈水龍吟·詠楊花和坡公韻〉〔鶯兒啼老枝頭〕，卷17頁18）
- ◇如此漁樵，是退步英雄，莫作夏仲御一流人看。（曹爾湛〈水龍吟·湖舫泛雨呈座客醉後放言〉〔柳堤一帶疏煙〕，卷17頁18）
- ◇縱橫映麗，殊有茫茫今昔之感。（吳啓思〈水龍吟·示嵩來〉〔小樓倚偏晴空〕，卷17頁19）
- ◇未將吳帝、宋武對舉，如詩人說曹劉李杜，真正銖兩不爽，飛揚豪宕，有恨古人不見我之意，不徒縱橫上下，與辛、劉匹敵也。（王士禛〈水龍吟·揚子江上作〉〔岷峨萬里滔滔〕，卷17頁19）
- ◇風流跌宕，促節繁絃，絕似坡公「畫堂堆燭淚，長笛吹新水」之闋。（彭孫通〈水龍吟·吳寧周席上作〉〔畫堂春靜鶯花麗〕，卷17頁20）
- ◇此等詞，艷不妨拙，正是力摹歐、晏處，猶詩家之有初唐也。（秦士奇〈畫錦堂·

①《全宋詞》錄此，作「想環珮、夜月歸來，化作此花幽獨」，見第3冊，頁2182。揆諸〈疏影〉一調之格律，上結三句共13字，《全宋詞》中錄此調19首，無一例外，從無作15字者，且上文已有「昭君不慣胡沙遠」一句，「昭君」二字亦不宜重出，蓋程邨誤記。再者，此三句應改作「3.46」，《全宋詞》第5冊所收趙文「寒泉澌雪」一闋（見頁3324）誤標作「364」，非是。

- 春閨次周美成韻〉〔雨送閒愁〕，卷 17 頁 21)
- ◇黃公長調，率善寫閨曲情事，惜用韻太寬，故稍爲分別存之。(賀裳〈畫錦堂・紅牋〉〔手執紅牋〕，卷 17 頁 21)
- ◇辛丑春，僑寓湖上，十日九雨，深嘆坡公「山色空濛」之句，爲西子湖寫粗服亂頭好景，今得中丞詞，更爲坡公補所未備，當今後人閣筆矣。(龔鼎孳〈齊天樂・初夏湖樓看雨用史邦卿湖上即席韻〉〔烟曉一點如鷗小〕，卷 17 頁 22)
- ◇結到大議論，煞有關係，莫謂小詞止談風月也。(龔鼎孳〈齊天樂・湖上午日和周美成韻〉〔遠峰吹散離闌雨〕，卷 17 頁 23)
- ◇艷琢搖眩，如史梅溪詞，滿襟風月，俱自漱滌書傳中來。(毛重倬〈齊天樂・三月晦還至廣陵〉〔輕鞚暫解紅雲下〕，卷 17 頁 23)
- ◇如晏小山詞，能寫一時盃酒間意中情事，當使蓮、鴻、蘋、雲，重按紅牙以歌之。(曹爾堪〈齊天樂・感舊〉〔南樓逸興今安在〕，卷 17 頁 23)
- ◇韻用季迪，風致亦復神似，新都太倉，俱遜一解。(龔鼎孳〈石州慢・用高季迪韻〉〔香閣春添〕，卷 17 頁 25)
- ◇情妍景宕，詞人之賦，幾於麗以淫矣，曲終殊不說盡，能以蘊藉爲雅，所以異於卓犖淵刺淫諸詞也。(董以寧〈安公子・無題〉〔茉莉香偏促〕，卷 17 頁 25)
- ◇風流蘊藉，令讀者恍然如失，眞能得淮海之神者。(王士禛〈拜星月慢・踏青歸晚〉〔雨暈紅酥〕，卷 18 頁 1)
- ◇七夕立秋，兩意並發，極得自然之致。(宗元鼎〈拜星月慢・七夕立秋〉〔落葉迎涼〕，卷 18 頁 1)
- ◇阮亭弱不勝衣，而公暇日與僚衆登平山較射，輒有弓絃霹靂、矢叫鵝鷄之況，此詞寄興豪健，未以歸之逃禪，英雄寄托，大悉如此。(王士禛〈南浦・寄興〉〔河東游俠〕，卷 18 頁 2)
- ◇麗而有則，原本歐、秦，故是大家格調。(楊士聰〈綺羅香・冬景〉〔淡掃眉峰〕，卷 18 頁 4)
- ◇每誦一過，悽惻婉至，石田老人「美人天遠無家別，逐客春深盡族行」，猶不及也。(宋徵輿〈綺羅香・落花〉〔寒食烟消〕，卷 18 頁 4)
- ◇散花流艷，誦之口吻餘香。(俞汝言〈綺羅香・送黃樵雲攜新偶北上〉〔麗錦扳花〕，卷 18 頁 5)
- ◇纖穠盡致。(孫煌〈綺羅香・春思〉〔風裊簾衣〕，卷 18 頁 5)

- ◇千門與余談詩憲府時，有並轡齊名之目，頭顱如故，髀肉將生，誦此能無長嘆。
(趙鏞〈綺羅香·廣陵邸中賦柬鄒程邨〉〔杏苑花新〕，卷18頁6)
- ◇似申徒有「涯溪雪戴落梅寒，聲激長松」之句，清冷異人，知非凡筆。(董斯張
〈春雲怨·留落梅〉〔谿橋解凍〕，卷18頁7)
- ◇蘭臺雨雲之賦、香山花霧之辭，兼而有之，愴恍移情，足使溫、李失席。(彭孫
通〈喜遷鶯·有憶〉〔佳人難得〕，卷18頁8)
- ◇「策」字奇押。(董以寧〈喜遷鶯·江口有感和章無恤〉〔迴腸九折〕，卷18頁9)
- ◇賈文元生平止作一詞，極有風味，文敏寄興深婉，豈得謂白璧微瑕耶。(馮琦
〈永遇樂·書懷〉〔不願爲雲〕，卷18頁10)
- ◇托意雅深至，自有瓊樓玉宇之思。(錢謙益〈永遇樂·十六夜見月〉〔雨腳千重〕，卷
18頁10)
- ◇老子於此，興復不淺。(錢謙益〈永遇樂·十六夜有感再次前韻〉〔銀漢紅牆〕，卷18
頁11)
- ◇宗伯自言，長短句雖少作，讀之如新，而稿多散佚，存此亦見風流餘韻矣。(錢
謙益〈永遇樂·十七夜〉〔白髮盈頭〕，卷18頁11)
- ◇《詞筌》云：「原本末云：『黯銷魂，那堪又聽杜鵑更苦』，杜鵑聲苦是了語，
橫波偷覷是不了語。」／此首照原本，每句逐次鎔潤，止「解籜吹香」五語仍
舊，至黃公所云不了語，尤深得詞家三昧。(王彥泓〈永遇樂·改劉叔擬詞〉〔插髻
天桃〕，卷18頁11)
- ◇友鴻詩畫，本以淡遠爲宗，填詞清新蘊藉，亦不減淮海「小樓連苑」之闕也。
(張一鵠〈永遇樂·春日懷人〉〔水綠峰青〕，卷18頁12)
- ◇此詞調之體似歌行者，金粟艷情剪髮，遂覺着詩語不得，眞柔金軟玉手也。(彭
孫通〈歸朝歡·秋夜〉〔畫閣重簾深不捲〕，卷18頁12)
- ◇「倚樓」數語，宋大夫以來，誰人更能道得。(彭孫通〈花心動·早秋客思〉〔幾陣
西風涼氣滿〕，卷18頁13)
- ◇「多少紅顏」數語，雨粟泣鬼之文。(陳子龍〈二郎神·清明懷古〉〔韶光有幾〕，卷
18頁14)
- ◇蒼涼悽惻，如聞變徵之聲。(宋徵璧〈二郎神·清明懷古〉〔良辰令序〕，卷18頁14)
- ◇刻意摹柳七，幾不復有孫優之辨。(沈謙〈西河·感舊用周美成韻〉〔傷心地〕，卷
18頁16)

- ◇宋王綸女，爲仙所憑，有詩云：「君爲桐葉，我爲春風。春風會使秋桐變，秋桐不識東風面。」介眉「願把東風」二語，可謂自有仙骨矣。（龔百藥〈合歡帶・本意〉〔羅襟沾惹雪香微〕，卷 18 頁 16）
- ◇鄭谷雪詩，段贊能繪爲屏幃^⑫，使見此詞，當復吮毫三月矣。／「羅浮山中」數語，累用故事，絕不排疊，是能善穿散錢者。（宗元鼎〈望遠行・雪景〉〔寒風漸歷〕，卷 18 頁 18）
- ◇蕭蕭瑟瑟，懷古情深，雨窗讀至「井欄風急」二語，便覺感動精靈，颯颯欲語。（王士禛〈望遠行・蜀岡眺望懷古〉〔江樓昨夜聞哀角〕，卷 18 頁 18）
- ◇可爲梅詞中絕調。（宗元鼎〈望梅・梅花〉〔暗香浮動〕，卷 18 頁 19）
- ◇此等調與東坡贈妓廿四詞相類，慧心巧舌，偶一爲之，不許他人效羅什吞針也。（董以寧〈望梅・七〉〔奴年兩七〕，卷 18 頁 20）
- ◇當時語笑渾閒事，向後思量盡可憐，可括此詞情味。（鄒登巖〈望海潮・感舊〉〔暖風遲日〕，卷 18 頁 21）
- ◇末數語，以飄曳見姿態，是《草堂》不傳之妙。（毛重芳〈望湘人・春暮〉〔非烟亦非霧〕，卷 18 頁 21）
- ◇讀至碧雲數語，離奇恂恍，唐人小說中，無此手筆。／首二句題明繡字，下即全敘柳傳，亦是詞中正格。（王士禛〈望湘人・賦余氏女子繡柳毅傳書圖〉〔看繚綾半幅〕，卷 18 頁 22）
- ◇前半說牛女佳會，後半獨說到私語乞巧，意在題外，景在題中，以醒語作翻案，此詞出而從前諸作，直癡人說夢矣。（龔百藥〈夜飛鵲・七夕〉〔精靈久颯合〕，卷 18 頁 22）
- ◇起句非老手不能。（錢繼章〈一萼紅・寫懷〉〔步兵廚〕，卷 18 頁 22）
- ◇每讀王次回賦睡鞋詩至：「教郎被底摩娑遍，忽見紅幫露枕邊。」嘆其纖褻過甚，誦金粟此作，風流香膩，更不許溫、段復賦錦鞋也。／道書以肩爲「玉樓」，金粟想暗用此事耶。（彭綏通〈一萼紅・詠美人睡鞋〉〔試綳鉤〕，卷 18 頁 23）
- ◇讀此便覺白、蘇而後，又有二先生也。（龔鼎孳〈薄倖・秋岳將以病去湖上留飲寓齋

^⑫ 鄭谷詩題作：「予嘗有雪景一絕，爲人所諷吟，段贊善小筆精微，忽爲圖畫，以詩謝之。」見《全唐詩》（臺北：明倫出版社，1971 年），卷 675，頁 7725。「贊善」乃官名，此處「段贊能」云云，疑落去一字。

- 命製此詞即用其題壁舊韻〉〔碧簾風綰〕，卷 18 頁 23)
- ◇寫景處善於言情，須細看其逐次渲染處。(董以寧〈疏影·入花叢抓鬢〉〔紅憑綠映〕，卷 19 頁 2)
- ◇少卿長調雖多，善持格調，而聲價比小令微減，此詞俊雅妥協，猶有歐、晏之遺焉。(俞彥〈風流子·初夏〉〔朝來紅雨過〕，卷 19 頁 3)
- ◇陸輔之謂詞不用雕刻，刻則傷氣，如此瑰奇神艷，令讀者目眩魂搖，不許爲空疎人借逕。(龔鼎孳〈風流子·同集天慶寺送春和舒章韻〉〔柔絲牽不住〕，卷 19 頁 3)
- ◇此善百新作也，艷中帶愴，似有樊川之恨。(陳世祥〈風流子·憶見〉〔香風吹欲去〕，卷 19 頁 4)
- ◇野君詞人碩果，近製不愧新清老成之目。(徐士俊〈風流子·詠蕉〉〔嘉名稱草帝〕，卷 19 頁 4)
- ◇對巖人文綺麗，所遇不減小宋，與蓀友、樂天唱和，此闕履遺纓絕，情味宛然。昔淮海小詞，多流播青帘紅袖間，不謂必簡，而後六百年而有少陵也。(秦松齡〈風流子·寄憶〉〔幾年成夢想〕，卷 19 頁 5)
- ◇入之祝氏《醉紅》、《金縷》集中^⑬，故應無辨。(嚴繩孫〈風流子·和秦留仙〉〔荀郎多恨後〕，卷 19 頁 5)
- ◇王長樂「神遊蓬島三千界，夢繞巫山十二峰」，想像縹緲，似此風致。(秦保寅〈風流子·和留仙〉〔當年人隱約〕，卷 19 頁 5)
- ◇蕭伯玉評司馬詩云：「如右丞之畫，天機獨出。」又云：「清沁人脾，峻奪人骨。」數言移評此詞，亦復不遠。(李元鼎〈霜葉飛·初冬睡起和周清真韻〉〔蛩辭秋草〕，卷 19 頁 6)
- ◇此體見賀方回集，凡八換韻，似晚唐古詩體，最難一意層頓，逐韻妍詳，此等處，正不容不讓文友一頭地。(董以寧〈小梅花·賦得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〉〔蓮籌促〕，卷 19 頁 8)
- ◇渲染處都無俗艷，此題所難。(侯其源〈女冠子·佳人汲水〉〔夕陽西下〕，卷 19 頁 9)
- ◇追春比送春奇。(龔鼎孳〈過秦樓·追春用吳修蟾錢春韻〉〔綠幃縫愁〕，卷 19 頁 10)

^⑬ 黃裳先生〈祝氏小集〉一文云：「此枝山先生柔情小集四種，絕罕見。……祝允明著書有小集七卷，爲《金縷》、《醉紅》、《窺簾》、《暢哉》、《擲果》、《拂絃》、《王期》，共七種，今只存其四。」見《來燕榭書跋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 年），頁 180。

- ◇見止《遠山閣詩餘》數刻，張曼謂其澹語、軟語、境語、情語、麗語、快語，無不畢備，惜全本遲示，不能無嘗鼎一臠之嘆也。（吳剛思〈過秦樓・湖上餞春用魯逸仲韻〉〔暖暖寒寒〕，卷19頁10）
- ◇溫潤無縱恣語，詞家正始。（賀裳〈過秦樓・秋夜〉〔涼月橫窗殘〕，卷19頁10）
- ◇不識文友何以體驗至此。（董以寧〈蘇武慢・佳人減膳〉〔欲報廚娘〕，卷19頁12）
- ◇風流可愛，已進原唱一層。（周瑛〈蘇武慢・詠柳和張敏叔韻〉〔鴨綠揉香〕，卷19頁12）
- ◇殿撰傳極群籍，學爲儒宗，填詞多稱壽之作，似非其擅長處，然氣格清老，殊得蘇、陸疏放之神。（焦竑〈沁園春・題吳生一枝菴吳善詩畫〉〔手葺茅菴〕，卷19頁14）
- ◇黃公作艷詞，每爾情景兼到，故能無鄭、衛之音。（賀裳〈沁園春・春暮〉〔芍藥蒸霞〕，卷19頁15）
- ◇昌黎、毛穎，爲滑稽之祖，宋林、可山又爲之圖贊，加以官爵，此詞竟用秦法，得無爲中書、端明二君累耶。／做稼軒處，直欲自我作古。（馮達道〈沁園春・戲焚筆硯用辛稼軒論杯韻〉〔君負余乎〕，卷19頁16）
- ◇不平之鳴，賴有此耳。（馮達道〈沁園春・戲代筆硯作答用前韻〉〔硯筆號呼〕，卷19頁16）
- ◇如讀《金縷裙記》。（錢光繡〈沁園春・悼雲孫聘妾珊珊即步其韻〉〔傅粉才人〕，卷19頁18）
- ◇以似稼軒「身世酒杯中」一闕，當無宣武似司空之恨。（潘時升〈沁園春・遣懷〉〔我住雲中〕，卷19頁19）
- ◇誦楊用修「顛巍巍一對玉弓兒，把芳心生拽」，嘆其淫艷殊甚，便鮮風人之致，如此雅倩，更不數瞿宗吉諸詠也。（陶元瑞〈沁園春・繡鞋詞〉〔弓樣辭彎〕，卷19頁19）
- ◇詠美人耳詞最少，讀此清婉雕逸，所謂獨有賦心。（俞汝言〈沁園春・美人耳〉〔巧附冰腮〕，卷19頁20）
- ◇歐陽永叔「擬歌還斂，欲笑還顰」，劉龍洲「翠袖輕勻，玉纖彈去」，可與爭嫵，邵清溪詞不及也。（沈鐸〈沁園春・美人肩〉〔新月留痕〕，卷19頁20）
- ◇兩題不特劉龍洲、邵清溪未及，後人更無染翰者，良由題徑蟻封，難於旋轉耳，文友逸才俊藻，其妙於烘染處，正不在驅策典麗也。（董以寧〈沁園春・美人肩〉〔此日鴉侵〕，卷19頁21）

- ◇可與嚴少魯詞並傳。（錢理〈沁園春·招隱〉〔曰歸曰歸〕，卷19頁21）
- ◇《花菴集》中，贈人佳調。（黃京〈沁園春·寄贈許潛冷〉〔握手可漬〕，卷19頁22）
- ◇風流雅俊，自是晉宋人語，稼軒、放翁，不免橫空盤硬之詭矣。（王士禛〈沁園春·偶興〉〔春去秋來〕，卷19頁22）
- ◇游戲三昧，拋擲五通，故是謫仙人飛行下界，偶作文字禪也。（王士禛〈沁園春·偶興〉〔何處放懷〕，卷19頁22）
- ◇「焦螟河山」數語，宋玉〈大言賦〉也，辛稼軒「石臥山前認虎，蟻喧床下聞牛」卻似參軍作蠻語矣。（彭孫通〈沁園春·偶興和韻〉〔歸去來兮〕，卷19頁22）
- ◇學仙學佛，總是英雄人寄托語，無數塊壘，故須以酒澆之。（彭孫通〈沁園春·偶興和韻〉〔我所思兮〕，卷19頁23）
- ◇達語，故是磊塊語。（黃永〈沁園春·偶興和韻〉〔吾道非耶〕，卷19頁23）
- ◇艾菴自記：「予不作填詞，迄今十載。適讀阮亭、金粟『偶興』，未免見獵心喜，與程邨同和。時家居落托，多無聊寄傲之詞，非特才不逮人，益自愧其識度弇淺，甚有愧于諸公也。」／程邨云：「昔王弼州云：『吾自庚寅以後，每讀劉司空二語，未常不歛歔罷酒，至少陵「千秋萬歲名，寂寞身後事」，輒黯然低回久之』，弼州名位甚盛，乃作爾許語，何況吾輩耶？讀艾菴詞，又不禁爽然自失也。」（黃永〈沁園春·偶興和韻〉〔何必吾廬〕，卷19頁23）
- ◇帳詞率無佳作，豈歡愉之言難好耶？緯眞此詞，獨似作遊仙詩風格。（屠隆〈賀新郎·錦帳詞贈陳伯符奉詔歸娶〉〔華屋重門敞〕，卷20頁1）
- ◇《魏鶴山詞》一卷，率稱壽語，漪園《欣賞齋集》頗同，而風致清老，似猶過之。（焦竑〈賀新郎·壽劉近野八十〉〔南國秋容斂〕，卷20頁1）
- ◇無學才名卓犖，晚而以疾廢人道，有〈半鰥賦〉、《轉情集》諸篇，讀此詞，固知非忘情綺語者。（費元祿〈賀新郎·暮春〉〔瑞腦燒金鼎〕，卷20頁2）
- ◇擊碎珊瑚，敲殘如意，旁若無人，正自索解人不得。（龔鼎孳〈賀新郎·和劉潛夫韻〉〔銀篆香雲吐〕，卷20頁2）
- ◇比高季迪詠雁，更覺愴惻。（沈泓〈賀新郎·夜窗聞雁〉〔漏靜人彈鈇〕，卷20頁2）
- ◇風山〈歸航初度〉詩五百餘言，惻怛忠愛，原本少陵，此詞則春戀庭闈，如有終焉之志，正恐不免爲東山捉鼻耳。（孫自式〈賀新郎·歸航三十初度〉〔去去三千里〕，卷20頁3）
- ◇稼軒「昨日春如十三女兒學繡，一枝枝不教花瘦」，豪奇人忽作嫵媚語，有「文

- 事如花柳」三句，直奪其座，不止「壓殘月曉風」已也。（馮達道〈賀新郎・長至後一日以詩柬友人獻詠〉〔文事如花柳〕，卷20 頁3）
- ◇彥遠河渚高士，才情絕似天池，生而澹潔過之，未識許詢與劉尹相對，能道如此語否。（胡介〈賀新郎・曹秋岳侍郎外補襄中過旅堂話舊賦別〉〔落日催行李〕，卷20 頁3）
- ◇顧菴諸詞，能取眼前景物，隨手位置，自成勝寄，求之兩宋，前有坡翁，後有放翁，其詩彷彿似此，不徒稱廣大教化主也。（曹爾湛〈賀新郎・村莊〉〔古樹陰相屬〕，卷20 頁5）
- ◇洸洋縱恣，鯨呿鰲掣，擬莊得稼軒之神，他人故作奇語，畢竟抵掌優孟耳。（程光祿〈賀新郎・偶然間〉〔名實卑卑爾〕，卷20 頁5）
- ◇賦梅花者，多以梅精相比，山茶積雪，又爲太真紅汗增一佳話矣。（李楨〈賀新郎・楊妃山茶積雪〉〔袖手寒猶卻〕，卷20 頁6）
- ◇六一後身。（黃永〈賀新郎・春詞〉〔春色眞堪譜〕，卷20 頁6）
- ◇讀金龜諸語，使人欲淚，至「海水」數語，使人欲狂，阮亭又善作此等詞，使蘇公與辛、陸同時並賦五花簾，恐不在他人手也。（王士禛〈賀新郎・夜飲用蔣竹山韻〉〔過雨花如繡〕，卷20 頁7）
- ◇風流跌宕，合淳于、宋玉、禰衡、曹植爲一人，僕常有詩云：「步兵沉醉臥當壚，宣武負進呼博徒。古來英雄不得志，翻令曠達稱卑污。」阮亭得志人，亦作爾語，將無興亦不淺耶。（王士禛〈賀新郎・席上被酒示程邨同賦〉〔把酒歌金縷〕，卷20 頁7）
- ◇警語甚見軼才，故不以鋪寫爲貴。（董元愷〈賀新郎・雨後牡丹〉〔雨過苔痕綠〕，卷20 頁8）
- ◇以比稼軒，當無桓宣武似劉司空之恨。（錢理〈賀新郎・用稼軒韻〉〔夢醒都無說〕，卷20 頁8）
- ◇「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」，搖曳恁恁，同此妙境。（宋徵輿〈摸魚兒・送春〉〔只今朝送春歸處〕，卷20 頁9）
- ◇武承磊落人，工詩善書畫，常云：「文與可遇索畫者，輒截綾作襪，不復一動筆墨，殆是一快事。」其任率如此，斯詞亦龍洲、龍川之亞也。（宮昌宗〈摸魚兒・中秋〉〔望長空月明如素〕，卷20 頁10）
- ◇融化周、秦、姜、史諸詞，始能得此妙境。（陳玉璣〈摸魚兒・落花〉〔亂紛紛畫橋流水〕，卷20 頁10）

- ◇宗敬微縱宕巖流，楮元璩談討芝桂，正令讀者有窺煙液、臨滄洲之意。（湯寅〈摸魚兒·春日偶成〉〔候春來幾番溪雨〕，卷20 頁11）
- ◇虞山選叔聞詩，極嘆爲爾雅之詞，深婉之致，小詞風流自賞，又不僅「一夕殘秋帶客還」之句也。（王鏊〈金明池·春閨〉〔別墅烟波〕，卷20 頁13）
- ◇長卿爲令，每與諸名士青簾白舫，縱浪泖浦間，後益復遨遊越閩，嘯傲賦詩，西湖諸調感慨歷落，則其自度新聲也。（屠隆〈水慢聲·西湖懷古〉〔一片大湖何限〕，卷20 頁14）
- ◇每誦近人詩云：「但守博山鑪畔誓，此生何地不盤桓。」讀至末二語，但存其誓亦足矣。（董以寧〈笛家·畫屏〉〔絕少嫌猜〕，卷20 頁14）
- ◇詠物盡致，而不嫌於刻露，是黃公獨詣處。（賀裳〈綠頭鴨·題葉〉〔遶芳堤〕，卷20 頁15）
- ◇《樂章集》風致纏綿，情語是其所長，而弩末時涉俚淺，不無易盡之恨，合肥以清麗勝之，婉至精詳，兼融篇鍊字之勝，又非屯田所夢見也。（龔鼎孳〈十二時·浦口寄憶用柳耆卿秋夜韻〉〔隔江樓月湧銀濤下〕，卷20 頁17）
- ◇麗而有則，情不淪雅，在和韻尤稱僅事。（龔鼎孳〈蘭陵王·冬仲出都得家信用周美成賦柳韻〉〔戍烽直〕，卷20 頁18）
- ◇可括大業遺事一記。（毛蕃〈蘭陵王·廣陵懷古〉〔夕陽暮〕，卷20 頁19）
- ◇似晉、宋間名士語。（熊文舉〈大酺·懷古和曹秋岳〉〔一片淮清波底月〕，卷20 頁20）
- ◇大文豪士，以縱酒死，作詞何纏綿欵曲乃爾。（潘炳孚〈瑞龍吟·感舊〉〔當初意〕，卷20 頁20）
- ◇字字驚采絕艷。（龔鼎孳〈玉女搖仙珮·志喜用柳耆卿佳人韻〉〔青天萬里〕，卷20 頁22）
- ◇可謂風流蘊籍。（顧景文〈多麗·卿來〉〔等卿來〕，卷20 頁23）
- ◇李義山清狂從事，和成績曲子相公，使與紫曜研毫鬪勝，正未知扇簞誰屬。（錢理〈多麗·紀事〉〔過梧亭〕，卷20 頁23）
- ◇家彥吉選《文府滑稽》^⑭，自莊、列以迄蘇、黃，分文、說二部，而《虞初》、

^⑭〔明〕鄒迪光編：《文府滑稽》十二卷，湖北省圖書館藏有明萬曆三十七年(1609)鄒同光刻本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本（臺南：莊嚴文化事業公司，1997年）據以影印，見集部總集類，第322冊。

《酉陽》之類不與焉。今讀淑子《識小箋》、《詩曆》、《星路陽秋》、《酒骨董》諸集^⑮，恢奇詭攬，自是一種異書，嗣為《廣說郛》^⑯一編備集，以公奇好耳。（嵇宗孟〈寶鼎現・看兒子飲歲酒〉〔羊燈晃篆一縷〕，卷20 頁26）

◇長調最忌排演拖沓，更忌一直說去，全無挽結，介眉此詞，從元宵說到燈事，換頭將嬉笑遊冶處，極寫風情，復從燈火珊瑚，小窗揮毫，時作一番迴想，有層次、有宛轉、有收束，視片玉、梅溪諸作，一時壓倒。（龔百藥〈拋毬樂・元旦觀燈作〉〔正逢佳節初到〕，卷20 頁28）

◇此調惟君特、用修擅勝，然悉誇靡闕多，以瑰麗爭長耳，金粟賦才俊逸，敷腴葱蒨，無一字語補湊，如以青蓮視玉溪，不無天人之別。（彭孫通〈鶯啼序・夏景〉〔半枕新涼破〕，卷20 頁30）

以上共輯得鄒祗謨詞評一千零九十六條^⑰。按：《倚聲初集》一書，卷前署「武進鄒祗謨程邨、新城王士禎阮亭同選，畢忠吉淄湄參定」，每卷並署一參閱者，卷一為「董以寧文友」，卷二為「王士禎西樵」，卷三為「陳維崧其年」，卷四為「王士禎東亭」，卷五為「黃京初子」，卷六為「王士禎禮吉」，卷七為「黃永艾菴」，卷八為「錢理紫曜」，卷九為「孫自式風山」，卷十為「彭孫通金粟」，卷十一為「程康莊昆侖」，卷十二為「陳世祥散木」，卷十三為「劉體仁公猷」，卷十四為「汪琬鈍菴」，卷十五為「米漢雯紫來」，卷十六為「唐允甲耕塢」，卷十七為「鄧漢儀孝威」，卷十八為「程可則石隴」，卷十九為「秦松齡對巖」，卷二十為「沈謙去矜」。唯其中畢忠吉、王士禎、陳世祥、劉體仁、米漢雯、唐允甲、程可則、沈謙八人均未實際參與評論，畢忠吉、劉體仁、米漢雯、程可則四人甚至

⑮〔清〕嵇宗孟撰：《立命堂二集》十三卷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本乃據南開大學圖書館所藏康熙刻本影印者。其後附有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，云：「……凡七卷，其八卷以下，附刻各種小集，曰《蠡史》、曰《星路陽秋》、曰《識小箋》、曰《詩母》、曰《甌樂行舊錄》，各為一卷。又詩餘一卷，曰《酒古董》。蓋時去明未遠，故通體皆規摹鍾譚，以幽冷纖巧為宗，觀諸集之名，而其詩可見矣。」見集部別集類，第245冊。

⑯司馬泰有《廣說郛》八十卷，見《明史・藝文志三》。

⑰此是就史語所藏本及南圖藏本合計而得。按：史語所藏本「爵里三」下注云：「編集已成，郵稿適至，先錄詞可次入者，增列初集爵里，隨到附錄，名曰補集，愧於不能盡載也。」可見此書乃是隨到隨刻者，上文謂二本詳略參差，當與此有關。為求完備，凡二本有異者，本文悉予輯錄。

也無任何一詞受評；不在上列名單中而實際參與評閱者，卻有徐夜、黃裳、周亮工、劬菴^⑮等四人。其中以鄒祗謨評一千餘條、王士禛評七百餘條為最大宗。

本書依次為小令十卷、中調四卷、長調六卷，每卷中依調為序，同題者則逕作「前題」或「又」，不重複綴題^⑯，各詞若有評語，則統一系列於詞作之後，並以「○」號隔開^⑰。唯是各段之間，或署名，或不署名，乍看似甚雜亂，細究全書體例，則發現其中自有脈絡。蓋此書雖由鄒、王共同署名，實際編務則由鄒氏主導，故他人評語均列出評者，鄒氏自評則不具名；若連續二、三段評語均出自同一評者，第二段以後也不署名。此二點，可視為通則。舉例而言，如第一段不具名，第二段為「阮亭云」，則表示第一段為鄒氏語，第二段為王氏語，反之，則表示兩段皆為王氏語。全書評語誰屬，可據此類推。唯亦有少數較難判斷者，如下列二例：

◇賀黃公《詞筌》云：「次回喜作艷詩而工，《疑雨》諸集，見者沁入肝脾，里俗為之一變，幾於小元白云。詞不多作，而善改昔人詞，殊有加毫頰上之技。」／舊作「紅絨止半索，繡滿鞋兒雀」，此僅刻劃其纖，改語則見其皙而直矣，尤阿堵中語也，且雀不可以紅絨綉，乃以絨綉雀于紅幫上手，亦改語為是。／詞中最貴警語，有以一句擅場，一字增價者，次回所改舊作，類能自出新意，為古人點睛畫頰，黃公復善為之闡發，即謂之次回、黃公之詞可也。（王彥泓〈菩薩蠻·鞭韃改徐文長〉〔多嬌最愛鞋兒淺〕，卷4頁2）

◇《詞筌》云：「原本末云：『黯銷魂，那堪又聽杜鵑更苦』，杜鵑聲苦是了語，橫波偷覷是不了語。」／此首照原本，每句逐次鎔潤，止「解籜吹香」五語仍舊，至黃公所云「不了語」，尤深得詞家三昧。／阮亭云：「公馭《詞繹》云：『須結得有「不愁明月盡，自有夜珠來」之妙』，讀次回作，可與參微言。」（王彥泓〈永遇樂·改劉叔擬詞〉〔插髻天桃〕，卷18頁11）

前條首段雖為賀語，第二、三段未署名，卻不能依通則視作全為賀語。蓋由內容覘之，「黃公復善為之闡發」云云，分明非賀裳口吻，三段一氣呵成，乃是引《詞筌》之說加以申論，得出次回善改舊作，而黃公善加闡發之結論，第一段性質如同

⑮ 劬菴，名氏未詳，《漁洋山人感舊錄》有李念慈，字紀瞻，號劬菴，陝西涇陽人，為戊戌進士，官景陵知縣，舉博學鴻詞。未知是否此人，俟考。

⑯ 本文因只輯錄鄒作，為恐混淆，全復原題，不再一一注明。

⑰ 為眉目清晰起見，本文改用「／」號。若所評出自同一人，雖有二、三段，仍視為一條，其前並以「◇」分別之。

引文，發言主體仍是鄒祗謨，故應全部視作鄒氏評語。後條亦然。中段「至黃公所云不了語」云云，乃是引賀氏評語再作發揮，應視作一體，均為鄒氏語，故不署名，與下段之「阮亭云」有別。上文輯錄鄒氏詞評，概依此原則作判斷。

再者，此書間有體例不純之處，如評莊錦〈南鄉子・舟次集唐〉（為客五更愁）一闕，只有鄒氏一人作評，按例毋須列名，唯此處則作「程邨云」。（卷10 頁又3）。另有評黃永〈沁園春・偶興和韻〉（何必吾廬）一闕，前段為「艾菴自記」，後段接「程邨云」（卷19 頁23），按上文體例，若艾菴自記一段只是引文，二段均為鄒語，則「程邨云」三字應刪；若將「艾菴自記」一段視作黃氏評語，則二段評者不同，應將鄒氏評語提至前段，並刪去「程邨云」三字。唯「艾菴自記」乃是作者自言，若謂鄒祗謨為示尊重原作者，而將作者自記置於所有評者（包括他自己）之前，似亦言之成理。然因全書僅此一例，能否視為另一體例，仍有討論空間^②。

亦有令人費解處，如上引王士禛〈浣溪沙・閨情〉（金井風微響轆轤）一闕之評語云：

◇阮亭自云髫時每喜吟「紫燕」、「紅魚」二語，時時成誦。今細讀之，瑤翻碧盪，真不減元美江南詞也。／西樵無題諸詩秀情麗致，含溫吐和，所撰《燃脂集》百餘卷，朱鳥逸事數帙，大為彤管紀勝，惜此集垂成，不及多索新詞，未免有琪花瑤草之嘆耳。（卷3 頁12）

此詞下片：「簾幕絮縈雙紫燕，盆池花襯小紅魚」，即「『紫燕』、『紅魚』二語」之所指。唯是此詞作者署王士禛，何以引王士禛「自云」之語？且此詞《阮亭詩餘》、《衍波詞》及《炊聞詞》俱不收，亦頗為可怪。

又錯字不少。如「此等俱其年近作」條，作者「陳維崧」誤作「惟崧」（卷2 頁17）^②；「懸宰論畫」條，詞題「己卯」誤作「巳卯」（卷2 頁19），「樓臺四百南朝寺」條，「干卿何事」誤作「干鄉」（卷10 頁18），「以比弇州『柔綠篙添梅子雨』」條，「比」誤作「此」（卷11 頁5）；「梁公狄簡半千」條，「生几席間也」，

^② 《倚聲初集》中另有鄒祗謨「自記」一條，論〈河傳〉一調之體式，嚴格說來，其形式與一般評語有別，然就內容言，卻透露出鄒氏重要之詞學觀點，故仍予收錄。（見卷8 頁20）此條由於僅有一段，故無排名先後之困擾。

^② 另卷七錄陳維崧〈桃源憶故人・冬懷〉（如何這樣歸鴉快）一闕，亦作「惟崧」（頁4）。

「間」誤作「問」（卷11 頁15）；「甚風吹到」條，「比山谷」誤作「此山谷」（卷12 頁18）；「詠物詞最難適麗」條，「壁壘一新」，「壁」誤作「璧」（卷14 頁2）；「神氣有餘」條，「已弟畜秦九」，「已」誤作「巳」（卷15 頁22）^{②③}；「讀此可見前輩風流」條，「對山、漢陂」，「漢陂」誤作「漢陂」（卷17 頁3）；「長調最忌排演拖沓」條，「全無挽結」，「全」誤作「金」（卷20 頁28），俱是其例。由於文義明晰，其為形近之誤，昭然可判，故逕予更正，不一一注明。

^{②③} 卷二錄董以寧〈風流子·久別〉（已是別時惆悵）一闕，首句亦誤作「已是」（頁6）。